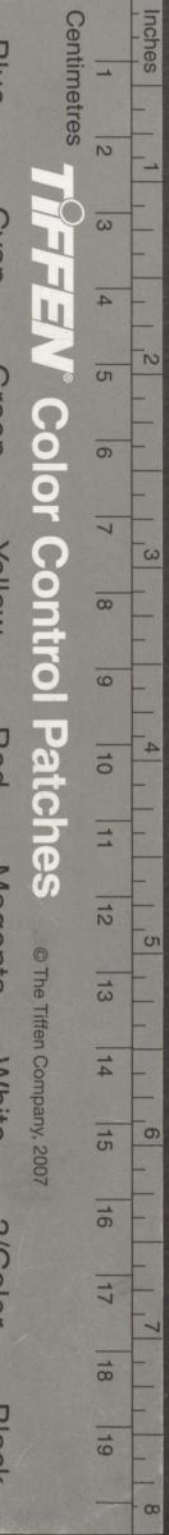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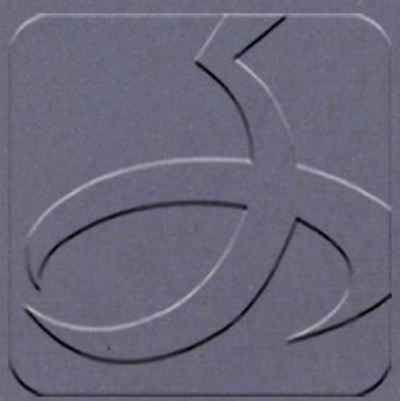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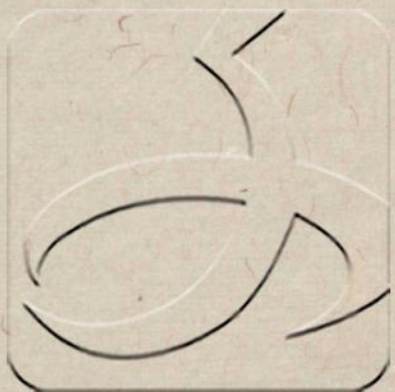




西政叢書

第三册





羅馬志卷九

羅馬立帝之始

節羅馬人有帝原起

羅馬帝并先時併有之諸國地至此咸歸於一人主理當如留魯斯之亂者十三年後該撒繼子俄達非亞弩得嗣據其義父位時人皆厭亂蓋溯計馬留魯斯之亂以來干戈不息屆此已五十年預戰諸人零落殆盡而前此太平景象鮮有身見之者於時羅馬人民已悉厭舊愛民政之心惟冀獲再見太平之日至為民政或帝政則皆不暇計蓋此五十年中諸貴紳長率遭慘戮其餘更無足與始連族人匹者加以如連族長俄達非亞弩最號強盛羅馬人民非止力不能阻其嗣該撒位且捨之更無一可主國事之人當亞典地之戰俄達以舟師大勝安多尼之水軍返於羅馬惟時羅馬威柄盡歸其手是即羅馬民政國始有帝政之基也

節羅馬肇立帝基

當該撒刺斃後其繼子知驟更國章之眾怒難犯不若緩圖之為得也乃不求稱王亦不專紛更國政惟漸將國中諸權要官爵皆攝歸於己蓋昔羅馬廢王創之民政之際凡諸國章亦無其變易初惟立一總統權主國政期以一歲為滿即行退位嗣復不立總統別立二根蘇同聽國政既而根蘇之權又旁落於諸他職官迨俄達乃漸次將前此旁落之權收歸掌握故雖無王之號而有王之實也按俄達自號曰音貝拉多譯總攬軍柄即此號有以知其尚武而以兵為國基又自號曰孫拔耳譯總考稽民數兼任黜陟議院中人之職嗣復獲居議院中第一座首發議論之榮故又號曰伯林斯譯即居是俄達既操考稽民數黜陟議院中人之權居議院第一座且兼德利本之官以為人民長後又得為羅馬



教首時俄達一人兼任一國諸要職歿身不替既而議院諸人又共奉上尊號曰奧古斯都故俄達暮年人皆概以奧古斯都稱之

節三 奧古斯都主理羅馬

考奧古斯都之主理羅馬也平素家居絕去華飾凡諸儀制概從質簡亦不少作威福然察政治有不便者率即隨意更正每宣一新令則議院人并諸臣民皆相與聽命惟謹而奧古斯都猶自屢屢辭位其意蓋欲俾眾咸知無彼則羅馬莫能為國乃一日竟去羅馬避居他城迨選理國大員之期果遭民變終待奧古斯都及歸羅馬其亂始息也按奧古斯都素行不凌人亦不使人疑己不改舊章亦不創立諸新名號而其得建帝國之基實遵此術

節四 著書名儒

奧古斯都主理羅馬計始自中國漢成帝之建始三年而終於新莽之天鳳元年惟時羅馬人民咸得遂其生相與愉樂而著書罕匹之名儒亦相繼輩出所著書中率多詳載有關于奧古斯都事如威吉利所著之愛尼德詩乃述昔人愛尼亞本末按愛尼亞為創建亞巴城之人蓋謂是人即如連族之始祖嗣由此族中而挺生如留該撒也時又有二著名詩人一曰賀拉西一曰俄非德至羅馬史內詳列上下七百餘年事亦其時人利非所著蓋奧古斯都最喜文士故常與詩人往來且恒勉之著作垂名後世故至今泰西諸人凡興言前世文學之盛必曰如奧古斯都世也

節五 經畫省界

奧古斯都治國之功以經畫省界更定新章為第一計前數百年羅馬初屬有他省地時其屬省人咸聽羅馬一城民主理迨同盟戰息後而意大利人皆得登名于羅馬民冊惟遇議院有大聚議則意地人皆苦往返奔走之勞多無至者因之大權多旁落於寓羅馬城諸豪民之手遇事即概以民暫愛戴人之言是聽故議院人雖日竭智力以求服羅馬諸民心亦為徒勞無益嗣帝政立此弊不革自絕蓋時主理諸省威柄不復屬諸羅馬民乃半歸於帝半操於議院而議院人亦惟帝命是聽故也是以帝政之世羅馬民權漸失其屬省人所得利益皆漸與意地人等

節六 境地之廣

學者詳觀此書中之第一圖如能識其內外號誌之所由分即可知奧古斯都世羅馬境地之廣當羅馬兵大敗於德地北境後奧古斯都自念境地之廣似此已足嗣惟宜以固諸疆圍為急務按奧古斯都連歲惟與德人構兵至此羅馬得以來那與大奴比二河為界其戰方息計時羅馬西界大西洋北界英吉利海峽來那河大奴比河黑海高加蘇山東亞米尼亞山底革利河亞拉伯大沙漠地南界非洲之大沙漠地而此四界中之北東二界恒有破敗之虞蓋一則與德地為鄰一則與安息國接壤其德與安息皆為羅馬所忌畏故也迨奧古斯都將歿猶遺詔嗣其位者皆切不可復以壞土闢疆為事後此羅馬多年惟增有二地一為伯利丹地一為達西亞地伯利丹前此曾為若留該撒所侵迨降生後五十一年即漢元武帝始為羅馬帝革老底併有其地若達西亞地併入羅馬則為降生後一百六年即漢成帝德拉旗帝時事也

節七 創定諸省新章

學者概知前此羅馬諸省皆由議院遣諸羅馬城顯宦往行統治故時羅馬諸省主凡事率必視與議院有益方肯施行大為民患加以此諸顯宦性多貪鄙公行賄賂惟利是圖迨奧古斯都將蓋革此宿弊乃擇數省歸已簡派人員往行統治而親督責之其猶屬議院遣員之諸省亦為分設監察等官巡

採風謠以辨其地方官政之美惡凡諸省人有冤抑無訴而赴奧古斯都處投詞者亦皆為虛心聽察東公判斷於是諸省人賴奧古斯都之有此善制也始咸得免諸羅馬城顯官之虐前此羅馬城民視諸省人如私產每歲惟計有幾多利攘歸于己自經奧古斯都大除此弊後諸省人皆聽命于帝殆可與意大利人平等是昔羅馬城儼為諸省之主至此則羅馬在諸省中不過得號為都城而已

節羅馬城降與諸省平等

羅馬自易民政為帝政後國事更張羅馬一城漸降與諸他省平等然時羅馬帝之所施行皆前此羅馬城民之故智是非外視所屬有諸國人而輕之也乃分羅馬城民之利益普賜與諸省人俾可漸得與意大利人平等昔議院遣諸顯官往蒞諸省而政治不理即緣未立有此良法然此所分與之利益亦惟俾諸省人皆為羅馬民藉得羅馬律例之護而可與諸地之羅馬官平等至主國成柄則率皆操於帝即是以觀可知羅馬始則平服諸國改立為省繼而賜諸省人利益俾漸與羅馬民平等同聽命於一帝然時帝亦一民不過僅得為諸民之長而已

羅馬有帝其國事乃變更如此實為出人意表至其諸省人得與意大利人平等誠為至善然亦皆由漸而得若其更正之他善政則諸省人之獲益尤速是以諸省人於奧古斯都皆感戴無既如奧古斯都之一日泛舟於敗埃海灣也適有一希臘費人之船駛至問知為奧古斯都乃進泊舟旁咸服白衣登舟致敬奉獻祭禮如事神儀且辭曰爾以福賜我輩俾我輩得保身命凡諸財貨亦皆無虞

節奧古斯都諸戰事

奧古斯都之更正諸省政治不遺餘力然亦恆與諸鄰國構兵而以與日耳曼人戰最關緊要計其得有來那與愛勒伯二河中間舊為英人遠祖所居地時當降生後九年羅馬兵帥法路斯率軍駐守此

地乃為日耳曼兵帥亞耳珉所襲全軍盡覆奧古斯都既深恥此敗終身抑鬱常於夢寐中大呼曰法路斯法路斯爾何不我軍士選之我也時日耳曼人皆居於來那與天奴比二河之外而羅馬人終未得越據有寸地後此雖與日耳曼人恆多戰爭然羅馬不復有闕地之念惟阻使不得踰來那河而已

節奧古斯都崩

當降生後十四年即新莽天奧古斯都時年七十六歲而崩按奧古斯都生前智慮絕人性寬和不見喜愠之色凡遇有所謀為皆期必成一往不回無少後悔然家庭中則多穉意之事緣其女太愚頑致多煩惱於是乃以其妻所携來前夫之子名底比留輩老底尼羅者為己嗣此底比留實非如連族人

節底比留帝世

自降生後十四年至三十七年即新莽天底比留是為底比留為羅馬帝之世當奧古斯都在位即恒命底比留代理庶政迨其將崩之前二年竟命底比留與之同升坐帝位及其崩也故議院人即奉底比留為羅馬帝而威權一與奧古斯都同惟時底比留年已五十有五志趣已定而性特嚴厲迥不若奧古斯都之寬和乃不復遵用奧古斯都少存民政以繫人心之術而除民會得聚定議條例之權然時民喪失此權皆無異言於以知其無前此羅馬民之雄心矣惟議院人則以為帝之壓削已權實屬過當於是諸貴紳復少起有前此不受拘束之心按底比留為帝之初於九年內凡諸省憲章大行更正不用命者從而罪之後底比留亦自知不為國人愛戴而深忌兄子日馬尼古之有民譽且疑人多將背己乃大扇暴虐肆流其毒而時人無一敢出阻之者是可慨也

節帝政之弊

如上所言羅馬有帝以來獲益甚眾一則諸省虐政盡行刪除一則諸省人民率歸平等利固如是弊亦隨之當底比留及後此諸帝之世弊端極多時羅馬城民迥與昔異蓋凡前此之諸貴紳多已殄滅而諸新貴紳皆外省地人藉帝庇蔭以致富不復以舊時之國章為念恃富而侈四體成惰若貧者亦非如目前為意大利之農民乃皆來自他方入居羅馬意圖溫飽志切游觀即其中諸多奴僕至此亦得釋為平民似此諸他方人來入羅馬始願皆將安坐以食從手以嬉而羅馬帝竟能如願而償是以彼等於帝之政治善否皆漠視之

考羅馬帝權實倚兵以為重及帝有所施行兵既聽命則民無敢有阻之者時帝於羅馬城設親兵六千名號曰伯利多連護軍

監獄繁興

惟時羅馬國制如上所云其議院人既無事權雖有言責又苦無可言者精力心思鬱而妄發乃相與造作語言文致人罪爭以上聞聳動帝聽於是訐訕之風大起曾有人上言某人盜鎔帝像取銀改鑄他食器者底比留先不為動概置帶問既而疑人多背也始聽議院人推治以洩宿忿故凡底比留畏忌之人率遭刑戮又立告變賞格遇有告變獲實則將沒入犯罪人之財產酌取數分以歸告變人為賞時竟出一類貪思匪徒專以告變為事皆能揣知為底比留所畏忌者構詞陷害肆行羅織是以告變諸人多因致富而前此尚餘之諸貴紳復遭此荼毒幾靡孑遺矣惟時羅馬之久著聲稱與諸豪富人皆心常驚恐日憂滅亡嗣底比留亦自覺不安遂出離羅馬城避居於加伯利島且廣招善占星象之士與之同處然底比留終未有一善行而其心亦終未得一日之晏安也

底比留末世

底比留之出離羅馬城也城民議院咸仍奉以為帝即此有以見羅馬民心大異於前時政既不屬於民而屬於帝是以底比留持命伯利多連護軍主賽乍奴為羅馬留守攝行軍事而賽乍奴性本兇狠有乘機擄取帝位之心爰潛行戕害帝族諸人略盡後底比留疑其不軌乃下詔議院命之擒拿賽乍奴共詔書甚長迨議院定日開讀之際賽乍奴尚冀帝或將赦免加寵榮於己亦往議院列坐其間既而讀至即着議院擒拿賽乍奴等語處議院人即喝令軍士將賽乍奴擒下押往牢獄其黨一時驚散賽乍奴赴獄行間已見前此奉置路旁己之石像民皆爭前拽而倒之賽乍奴抵獄即為人戕害即此可見羅馬民一夫其自主之權即其日前之諸美德亦盡喪失而甘心下與奴隸為伍後此底比留至七十八歲竟以憂崩羅馬城民聞之咸喜更無一哀念之者則底比留之為人可知矣

該由加利古拉帝世

當降生後三十七年至四十一年即建武十七年實該由加利古拉為羅馬帝之世該由乃日馬尼古之子經底比留取立為嫡孫者而其不善竟與底比留同即此可見羅馬國境之廣其政權允不宜專操於一帝手又按加利古拉譯即一隻小靴是蓋昔諸軍與該由戲而以此號之也該由心地昏暴多醒少眠行為狂縱事多謬妄如其曾將羅馬兵商諸船盡拘至敗埃海灣橫接成梁聯以鐵鍊而船面皆敷以土移栽樹木儼若通衢已則跨馬行於其上近侍諸人前後擁護意將以己能走馬海上誇權後世也既而民勞財匱四境騷然乃復誣諸富人以罪而駢戮之沒其財產窮兇極虐人皆不堪後乃為其臣下戕害

革老底帝世

該由被弒議院人意將攬權歸己不復立帝而伯利多連諸護軍不從乃相與擁立革老底即羅馬帝

位按革老底為該由之叔日馬尼古之弟生而不慧人輕侮之故得免於禍迨難作革老底潛自匿於殿之壁衣內有一護軍見其足拽而出之識即革老底也嗟大呼於軍眾曰革老底在此是即我輩主矣軍眾咸回應曰然時議院人不敢異議而革老底之大位以定是為羅馬護軍立帝之始

革老底在位十三年其間政自革老底出者尚無其大謬妄然大權幸為其後及諸近侍所盜弄肆行無忌至降生後四十三年革老底親征伯利丹地是為羅馬屬省之父然所取前後二后性皆兇殘人常將羅馬民得自主之利賜與加利地人故人多呼為羅馬屬省之父然所取前後二后性皆兇殘其後名亞基比那者乃革老底弟之女嫁而早寡後其老底納以為后寵信其言爰捨己子而立亞基比那之子尼羅為世子既而悔之時亞基懼有反覆乃進毒以弑革老底即獲其子尼羅嗣即帝位

尼羅帝世

尼羅為帝十四年其兇暴又迴出於該由之上果於殺戮即其母亞基亦未克獲善終初尼羅俟其母乘舟潛使覆之俾沈於海而其母適遇救未死後乃復潛遣一力士殺之暴厲兇殘肆行無忌當降生後六十四年羅馬城大火尼羅登山望之而撫琴作樂不輟時民多疑尼羅暗中遣人加助火勢以輔其笑樂者後有人誣告此火實耶穌教人所為因之耶穌教人被害者眾

耶穌教大興

耶穌生於奧古斯都之世迨底比留為帝時受難於猶太而教始大行幾遍天下而貧苦者入教尤多其教始為人所忿恨蓋教民皆不能隨俗所好以進退俯仰如諸嬉戲咸與奉偶像事為鄙而羅馬又有尊帝為神設像獻祭撤香叩拜且時指以立誓之俗教民不從致招怨忌茲學者詳閱此史見羅馬帝多行不善而民尚敬以為神詎不疑怪是蓋爾輩尚有未悉當羅馬以兵削平天下之初其諸國舊

教皆漸次消滅緣諸國既併入羅馬而舊教亦皆因之而衰故時人民皆以天地間惟帝有至大能力是以奉命惟謹勿敢或違兼設帝像而崇拜之凡遇大慶會之日羅馬人皆獻祭於帝像前繼以宴樂表愛敬心獨教民不往赴此會羅馬人因謂教民違眾立異更無忠於君上之心也

尼羅自戕

尼羅暴虐日甚人皆不堪於時外則諸省咸懷忿怒內則護軍多出怨言既不復得有羅馬城民之助而近臣貴戚亦皆叛離尼羅自知敵多助寡不得已而竟死自戕其年僅三十歲

尼羅馬內亂

尼羅無子迨死始連族更無可嗣帝位者緣前此奧古斯都功德隆重得即帝位及崩而國人即奉所立之嗣子為帝世代相承歷久不易故羅馬大權例操於如連族人之手因而俗皆傳言如連族始實出於羅馬古昔所敬事之諸鬼神今則如連無人可嗣帝位人咸疑所宜立未知誰屬蓋時議院固有立帝之權然使護軍不從其命事亦無成

蘇加勒巴帝世

議院先所選立之帝名曰蘇比修加勒巴實羅馬貴紳曾為西班牙地之兵帥者此帝有盡力民事之心而於整制諸護軍失之過嚴時有最為羅馬民歎服之一人名曰俄多常隱莫加勒巴立己為嗣子既而加勒巴別立嗣子故俄多恨怒爰嗾使諸護軍攻弑加勒巴而護軍即宣告國人擁立俄多為羅馬帝

蘇俄多帝

時日耳曼地戍邊諸軍聞俄多為帝咸滋不悅乃相與宣言城中諸護軍既可隨意立人為帝我輩獨

不能倣行之耶差即擁戴其帥威代留為羅馬帝進攻意大利地俄多卒諸護軍出禦戰敗自殺計其為帝僅三月耳是降生後六十九年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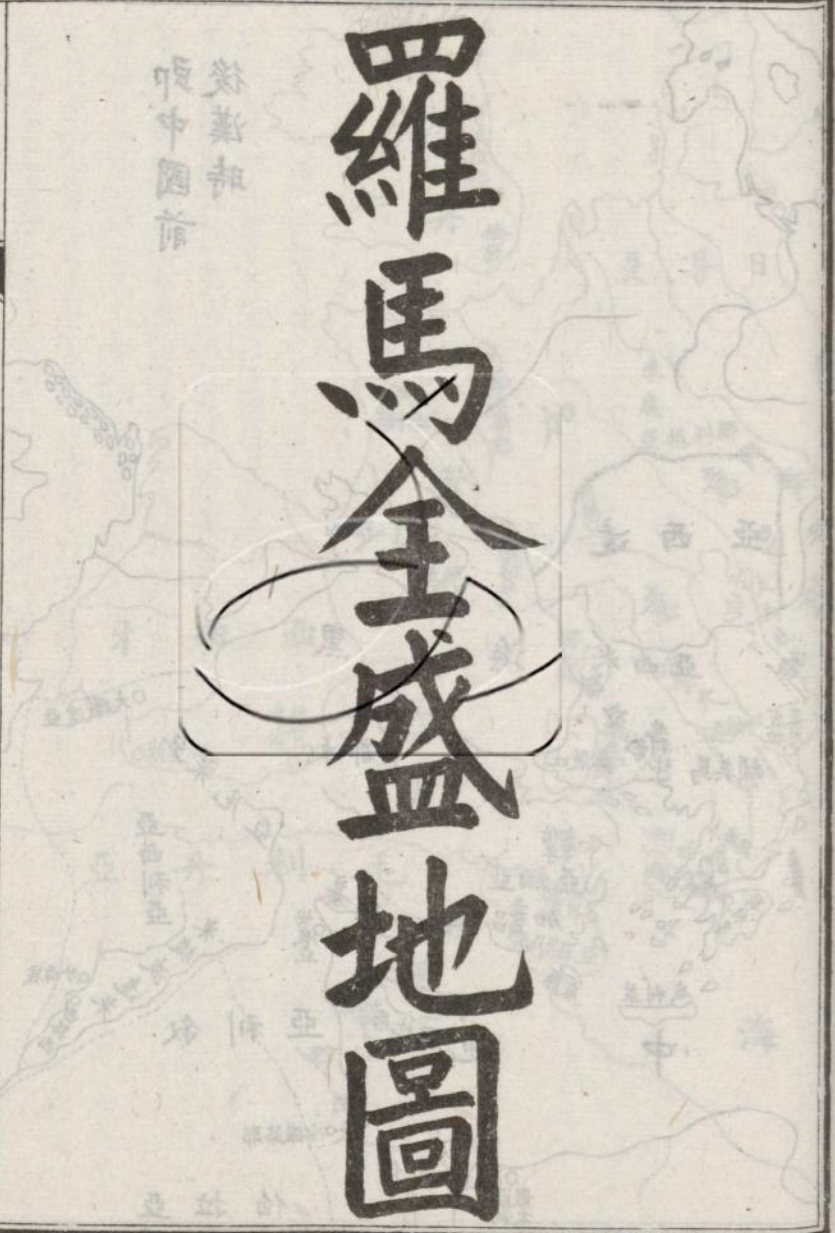
威代留帝

威代留既據有帝位而無甚智能惟縱口腹之欲致財貨皆匱於飲食諸費特敘利亞地之軍士首叛擁立其帥威斯巴先為帝既而四境皆叛進圍都城羅馬大亂殃及平民後威代留為人戕斃而威斯巴先遂帝羅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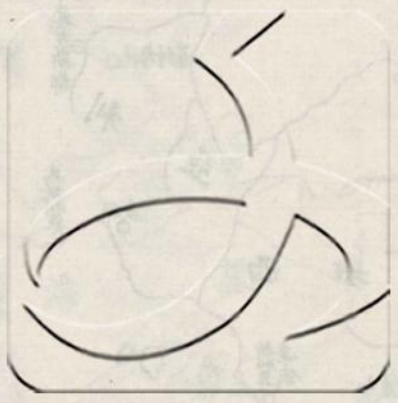
# 羅馬全盛地圖

對勘  
中國前









羅馬志畧卷十

弗拉分族之諸帝

一弗拉分族諸帝大畧

威斯巴先為帝十年開羅馬一新帝族之端既而其族人相繼為帝約及百年而統號曰弗拉分族之諸帝威斯巴先有二子嗣皆先後為帝即後此諸帝亦皆尊威斯巴先為開國祖而則倣之是以世人概目之曰弗拉分族諸賢君也此百年內惟一帝有惡德外此諸帝皆賢故時羅馬民獲安樂國亦富強

二威斯巴先創設新章

威斯巴先智慮絕人故能濟羅馬之傾危戢護軍之驕縱然當其即位之初時事孔艱幾難措手蓋威斯巴先出自寒微又未立有可藉以鎮服人心之大功雖獲為軍帥善於治軍為方伯善於理民之譽然羅馬他省之軍帥方伯獲此譽者亦不一而足因之威斯巴先既無異人震其為帝咸生敬畏之望又難託言始祖出諸鬼神之名乃皆併置不論惟以修復古世之諸善政為務且甚欽重議院諸人倚以為助蓋前此數帝率皆威柄獨操而威斯巴先則願俾羅馬一城民仍為天下主故自其即位以來未嘗出羅馬城一步而服用質樸起居簡易皆大與昔異古斯都相似至施諸政治終不以己私意僭加於國律之上遇事皆遵諸國律為斷非若該由尼羅之咸樂背乎國律也

即此有以見威斯巴先之善於治國實為莫安其帝位之基惟與後嗣其位者雖皆甚盡心政重要以安國富民為務然外此無他善政啟牖國人以防後患也故僅百年國復大亂人民困苦日憂死亡而此百年中之諸帝終無有能摘其政治之謬而非議者

威斯巴先以身率下故能將前此數世相沿侈奢之俗暫一洗而空之崇即儉黜豪縱謹守國律始終如一是以議院人化之咸去其奢國人化之皆遵國律也

提多帝世

威斯巴先之子名提多者當猶太人背叛曾統大軍往定其亂進壓耶路撒冷聖城圍久不解卒破入之而猶太人猶自不降乃火焚其城并聖殿此降生後七十年神漢明帝永事也嗣此猶太諸人逃死四方散投各國而羅馬國復安迨降生後七十九年提多為帝在位三年而崩提多闊達有度寬而能容故時有萬民愛戴之號當其即位之初非蘇火山猛出大火土石灰飛其希古拉年城與奔貝城一時咸遭埋沒近有人掘察此二城其間街市房舍多宛然即此可以驗視羅馬時制作之工拙方二城初災有一羅馬人名曰伯利尼曾著格致通志一書流傳於今因其居近奔貝城乃冒險往觀欲一擴充知識不意竟為硫黃氣薰斃威斯巴先與其子提多皆於羅馬城內大興木石營建宮室如提多浴園并哥羅先戲場皆聽民往還嬉游無礙提多浴園凡羅馬民無貴賤無貧富咸可結伴聚談於其間至哥羅先戲場則以獸鬪獸或以人鬪獸也蓋時帝藉是求悅於民以為保國之計

多米典帝世

提多之弟多米典即位於降生後八十一年是有兇德多暴怒嗜殺人無少有其兄寬容之度時大將亞基哥拉帥師攻取伯利丹地北抵蘇格蘭境大敗加利敦族人於革蘭便山下後此羅馬始得以伯利丹地歸入國之版圖嗣多米典之虐日甚人不自保乃即宮內而戕弑之此降生後九十六年事也

神漢和帝元八年

誣挪耳法帝世

多米典遇弑時議院諸人宣言中外即相與共立挪耳法為帝挪耳法性甚慈愛人皆悅之其為帝之初即日以安民為務而置多米典時事於不問若或忘者其諸護軍則咸倡言弑多米典之人罪無可逭請顯戮以示眾挪耳法未允諸軍即擅捕而殺之嗣挪耳法思得一過禁護軍橫行之術乃以可俾護軍畏憚之駐防來那河軍帥德拉旃立為嗣子挪耳法崩於降生後九十八年計其在位僅十有六月而已

德拉旃帝世

非意大利人而躋羅馬帝位者德拉旃實為之始德拉旃生於西班牙地藉祖父之舊勳而起及其為帝更無一人非議之者於以見意地與他屬省幾皆平等是羅馬有帝即境內人皆平等之階也計德拉旃在位共十九年計自德拉旃始與後此數帝皆有德有才舉措公正故時境內人民安樂無極者約近百年是實羅馬至盛之世

惟時帝不世傳皆旁選諸他族之賢者立以為嗣而德拉旃實居此數賢君之首凡所施行皆可為後此諸帝法德拉旃崇儉黜奢知萬民之愛戴已也因特以無恙當其初抵羅馬入宮之際不設兵衛亦不乘騎惟偕其妻徒步行將入門其妻迴顧軍民言曰余樂於入此宮門然余亦樂於出此宮門一時議院軍民咸欣奉德拉旃為帝蓋議院人樂帝之重己而民則樂帝之慈愛己也既而德拉旃乃為民起一四通大苑周建層樓以及書庫并聽訟諸官衙復於苑正中處植一石柱上銘德拉旃之武功即戰勝大西亞族人事也

德拉旃戰事

羅馬帝統軍親征亦始自德拉旃時軍士以德拉旃勇猛善戰故咸樂為之用當降生後一百一十年  
和帝詠元德拉旃帥師逾大奴比河攻服久與羅馬為敵之大西亞族人而有其地爰即名曰大西亞  
省是地三面阻大奴比與代斯以及德內斯德之三河一面則阻加耳巴典山也

德拉旃不樂久居於羅馬城是緣其崇武尚功好動惡靜當一百十四年亞西亞洲之亞米尼亞地方  
適有民變即親帥師往征迨事定後而德拉旃之壯心未已乃復與安息構兵進抵波斯海灣安息請  
成一百十七年迴至基利加地而崩時德拉旃未立有嗣子帝位無屬而其妻伯羅底那乃宣德拉  
旃遺言命哈德連嗣即帝位人多疑其不實而諸軍去則咸信之即相與奉哈德連為帝是當中國漢  
安帝之元初四年

節哈德連帝世

哈德連在位二十一年當其為帝之初即罷遣東征將士徑返羅馬其意以為窮兵遠鬪雖獲土田得  
不償失蓋設防輸餉勢必將有民勞財匱之弊故哈德連口不言兵而惟周行諸省以察諸方伯任職  
之善否與鎮兵練習之勤惰是實開嗣此諸帝巡行之端而儼為天下君非若前此之惟帝羅馬而已  
哈德連又不避險遠前赴伯利丹地方以察英人之向背及見英人之皆奉羅馬制度并習羅馬俗也  
乃為起長牆自典河口直至梭威海灣上游處以防北地野人之侵掠計羅馬諸省哈德連鮮不親歷  
盡心衛民是為最求利羅馬諸民之一帝嗣自擇立加利地人名安敦尼奴者為嗣

節安敦尼奴帝世

安敦尼奴在位二十三年先因其於哈德連生時克盡孝道故號比由斯譯即敬後因其為帝而多有  
慈惠之心也故國人又號之曰民父安敦尼奴立二嗣子長曰馬可奧利留時年十七次曰路修威路

時僅七歲安敦尼奴復以其女法斯底那與馬可為妻俾之輔政後此馬可實為羅馬最多仁智之一  
帝當其即位後國人恒呼之為奧利留安敦尼奴

節馬可奧利留帝世

馬可為帝十九年按後漢書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始通中國大秦即羅馬安敦即馬可也  
當馬可初即位其弟路修威路與之齊肩同聽國政而路修威路行多暴虐幾與昔尼羅帝同惟賴  
馬可匡救時相勸阻至降生後一百六十九年神聖路修威路死馬可始得專國政

馬可性極良善而遭時多艱頻逢禍患雖馬可有安居讀書之志乃迫於時事不獲已而恆帥軍出征  
惟時日耳曼人入攻羅馬凡來那河上游處以及沿大奴比河之諸地方咸遭侵擾推原其故蓋時有  
俄羅斯地之斯拉分族人進逐日耳曼人而攘其地以致日耳曼人奔走而入羅馬國境肆掠馬可帥  
師雖能將之暫行禦退然識時事之難為後患之未艾加以其妻法斯底那素多過惡而其子哥摩度  
亦多兇行馬可自知若一日無己國必大亂是以心常愁苦無可如何迨一百八十年神聖馬可  
與日耳曼人戰於維野那地方病斃營內

節羅馬帝多昏德之世

馬可既歿賢君不作羅馬威力漸歇加以內外亂事頻興邊境不靖敵人增強而國中軍士非復如前  
日之勇猛樂鬪民勢衰微大權率皆旁落於諸軍士之手前此羅馬惟以統理諸省為心茲則易而多  
防衛諸省之慮也際此羅馬人更不似前之恒以其帝奄有天下四海清平相與誇耀惟日以護境內  
之有禮義諸民防諸化外人犯侵為急務於時人多信奉耶穌而羅馬即易為內衛耶穌教人外禦崇  
拜偶像諸族之國久而其帝亦信奉耶穌領受洗禮

哥摩度帝世

哥摩度為帝十二年其間羅馬之大亂已兆緣哥摩度既嗣父位後更不以父仇為意乃反父所為棄軍自回羅馬晝夜宴樂時其相臣名貝利尼者凡所施設皆為諸軍士所忌惡嗣有駐防伯利丹地之兵千五百人遠至羅馬請罪此相臣而哥摩度竟為之黜殺貝利尼即此有以見其時軍士操權之重凡諸國政概可預聞

哥摩度窮兇極惡惟日以製諸淫巧戲物用以誇示於民為事素習於射而以為人莫己若也曾一日聚放百獅於大戲場內哥摩度挾百矢自臨射之矢無虛發御皆次第就斃又常赴戲場與諸勇士較力為樂哥摩度別挾一防身暗術然時國人皆以所挾暗術為極可羞恥之事既而暴日滋甚民咸不堪後為近臣刺斃宮內

耐伯耳底那帝世

哥摩度既斃於其近臣之手時議院人乃公推一老議士名伯耳底那者嗣之為帝僅在位三月而諸護軍憚其嚴重謀刺斃之後此羅馬諸帝咸惟軍士之所欲立而獲即大位也

羅馬志畧卷十一

為軍士擁立之諸帝

軍權增重

自降生後一百九十三年神羅噶帝至二百八十四年神羅噶帝其間羅馬諸帝皆為諸軍士所擁立因而其國之政制漸紊禍患頻興茲汝曹猶能記憶否乎前此如留該撒與奧古斯都之獲操大柄非皆藉諸軍士而得之者耶惟此二人皆以順諸民心為安國之道故得志後皆不樂復假助於軍士然與古斯都不裁撤羅馬城之諸護軍則亦少有倚以保位之意爾等於是書中固先此見有帝為軍士擁立之事然其帝獲立大抵實得之於議院而非得之於軍士也

似此帝則雖為軍士擁立然猶操於議院故時羅馬人獲享太平其帝亦得安居羅馬城而獨操國柄居茲世移事變凡命師四出征討不庭皆必帝自為帥方可有功故前此馬可本不樂治兵亦不得不一試為之蓋時國柄操之於軍如由議院遣帥則軍士必多不肯用命故也

耐羅馬內亂復興

當降生後一百九十三年伯耳底那既遭刺斃時諸護軍相與明售帝位宣言今有能多出財物者我輩即必擁立為天下君既而議院有一素稱鉅富人名曰底毛如連乃多輸財物與諸護軍得立為帝然其四境防兵聞之咸懷不服故底毛如連僅為帝三月亦即為人刺斃於是駐邊之諸軍帥咸冀帝位因之羅馬大亂日尋干戈未幾乃有非洲人名賽底木賽威路者戰勝諸軍帥而即帝位計其為帝共十八年

耐賽底木賽威路帝世

羅馬志畧

卷十一

西政叢書

賽底木性喜治兵不以羅馬城民與議院諸人之非議少易其慮其在位也尚武夫輕文士惟日以取悅諸軍為務乃於增餉金外又旁搜覓利益加惠諸軍前此羅馬定制凡諸護軍惟意大利人方能充選至賽底木則不復守此定制調取諸省精銳之士咸來羅馬補為護軍於是護軍正額增至五萬名因而國之大權率皆操於入充護軍諸他省人之手時賽底木方自矜其護軍之盛更無憂諸省或軍帥有背叛事而未知羅馬潛已變為軍士操權之國矣

餽噉喇加拉帝世

羅馬變易如此實大啟治亂相尋之機迨賽底木歿其子噉喇加拉嗣之為帝計在位六年虐民已甚緣噉喇自以為苟獲悅於諸護軍之心則凡事皆可肆行無忌如怒其母弟革達之分已權也即遣人就其母懷抱內而刺斃之嗣乃帥諸護軍出巡諸省肆行昏暴是為帝出羅馬城虐諸省民之始當其駐於亞利散太城時怒該城民之謗已也爰詔諸民出游城外乃分遣護軍迫而殺之殆靡孑遺至其搜括民財無計不施皆以為增諸護軍餉金之用是世民之大患莫此為甚按噉喇厚諸護軍亦自有故蓋時帝每作一不為護軍所悅之事則必為增餉以撫安之似此竭民膏脂用以供諸軍費其虐極矣

鈺帝以羅馬利益全賜諸省民

時帝政於極虐中而得有一至善者即以羅馬民所有之利益全賜與諸省人俾諸省人除奴隸外皆與意大利人平等咸可自稱為羅馬民之一事也惟時噉喇之意蓋將藉此以便加徵諸省賦稅與羅馬同然細思此諸省得有羅馬民之利益乃始於該由革拉古之加惠意大利人嗣而漸次推廣越三百三十餘年至是為極按噉喇此命實可使天下人合而不散前此羅馬風教皆由漸而徧傳行於諸

省內茲諸省人既皆同於羅馬則其心志好惡自不能與羅馬殊即大奴比河以北之大西亞省亦易名為羅馬尼亞省而觀有以知前德拉梅帝所平有之大西亞省民與羅馬屯防諸兵及諸商賈皆比居錯處恒舉此名相與誇耀

蘇亞利散大賽威路帝世

惟時諸帝學者無須盡識其名蓋此諸帝咸為軍士所擁立率皆前者遭弑軍士即復相與立帝藉以掩蓋惡名俾人皆難過問其罪迨後此之帝少有不滿諸軍士心意處則又戕害之復別相與擁立一帝就此諸帝中尚以名曰亞賽之一帝為有人君之德其在位十三年時為白魏文帝黃初三年至明帝青龍三年平素居於羅馬務崇節儉盡心民事以治其國且每日有一定時洞開宮門引見諸言事人無分貴賤惟門前傍立一吏宣於眾曰凡自察己心不潔與己身有過者即不許入此聖城內惟時亞賽亟欲減滅諸軍士之威權以防其亂而軍士則自恃權重更無少有畏忌之心迨其有罪亞賽懲治不少貸軍士懷怒謀弑亞賽至亞賽帥師往來那河征日耳曼人其軍士乘機而刺斃之於營內也

訛羅馬諸敵增強

軍士之肆行無忌至於此極其不能遵諸帥令遂以摧敵也明矣故當軍士爭立其帥為帝之際羅馬境外諸敵漸增強盛惟時來那河與大奴比河上下咸有日耳曼等族人侵入肆攬如其中之哥德族人或即與中國前漢書所號為月氏國者同一種類是與英德諸族支屬非道又巴底亞族人亦即前漢書所號為安息國者當羅馬尚未興盛時安息地號波斯已為著名強國嗣為馬其頓王亞利散大所滅未幾其地復為巴底亞族人據而有之迨降生後二百二十六年有波斯族人之長名亞達士耳矢者始起而攻滅巴底亞人以釋其軛仍復舊名曰波斯國即此有以見是時羅馬東西皆有新興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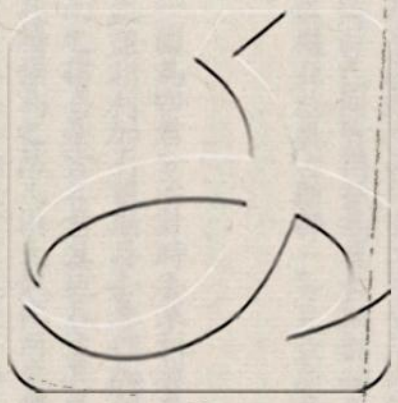
之強國而羅馬左右受敵疲於奔命

匈奴馬不靖

後此羅馬日見衰弱蓋軍士驕惰既不足倚而國民亦皆束手更無能出一善策以匡救時弊者其時外敵之強與羅馬建國之初正等惟羅馬軍士之貧而且懦則不復如古昔寓兵於農之際果敢勇猛計自降生後二百五十年至二百六十七年神國之其間羅馬之軍數敗於敵當二百五十一年代久帝與哥德族人戰敗歿於陣其子加路嗣位乃與哥德人議和許以歲賂後此四境強敵交侵法蘭草族人入掠加利與西班牙地哥德人入掠小亞細亞并希臘地而亞米尼亞省又有波斯兵屢屯於其邊迨瓦利連為帝於二百五十三年至二百六十年歿於波斯緣其帥師東征戰敗為波斯人所獲世傳瓦利連為虜囚於波斯時鐵鍊被體每波斯王出師使人牽至俾伏馬旁波斯王乃加足其上藉以為乘騎之用迨瓦利連死波斯人猶剝取其皮實以草自藏於一大廟中時羅馬遭此敗辱國難愈熾瓦利連之子加利也奴嗣其父位為帝五年其間境內之僭稱帝者實繁有徒蓋國土分裂諸省軍士皆各自立其帥為羅馬帝世事如此自難俾其境內政治咸歸於一

畝意呂利亞之諸帝

閱時既久羅馬威權復盛漸如其舊當加利也奴歿後有意呂利亞地名革老底者勇敢素著嗣之為帝於降生後二百六十八年神國之其間羅馬諸省果能如是聯絡猶足自強惟須帝真勇敢政治無頗方可復雄視一世也然軍帥互爭為帝與軍士弑帝立帝亂事頻興不息實為授諸敵人以入掠羅馬之隙因而羅馬愈衰力難抵禦若時不大更張國事政治一新則國雖暫存而不久即恐有滅亡之患也明矣



羅馬志卷十二

丟革利典與根斯丹典二帝之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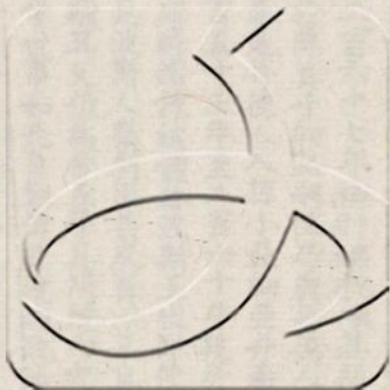
一 丟革利典帝世

丟革利典之出身微賤父奴母婢然丟革幼即材武投軍自効功名日盛因而軍士擁立為帝丟革有鑒於前此諸帝多在位未幾即為軍士刺斃羅馬因之亦日見衰微之諸禍患也爰思善善策外以禦敵人之侮內以防軍士之變乃念及羅馬必得有二帝分治內外方安於是旁求獲一軍帥名馬西面者勇敢無匹乃援立之為帝俾於己同皆得號為奧古斯都嗣又選拔二軍帥一名曰加利留一名曰根斯丹丟革與以該撒之號威權亞於奧古斯都一等爰立新章如奧古斯都有缺即升一該撒充補其位

貳 軍士威柄漸次削沒

經丟革利典如此布置羅馬一國為四君分治計時丟革利典專理德拉克西與伊及并小亞細亞之諸地方馬西面專理意大利地並亞非利加省根斯丹丟革專理加利並西班牙以及伯利丹之諸地方加利留則專理沿大奴比河以南之諸省是皆各君其地各主其民遇有軍人背叛之事則四君合兵逐捕以靖其亂仍各課軍興築長牆預為之防凡沿大奴比河來那河並界波斯邊境之諸要害處咸立營壘增置戍兵先此入寇之諸族人震其聲威皆暫退避因而羅馬得有數年之安

丟革利典之布置如此其法之善惟在於四君同心遵守則軍士無敢為背逆者蓋試一君必致三君合師往問其罪弑君之人身遭大戮又何暇別立一君以掩此惡是以軍士皆各聽從其君命惟謹無敢異詞前此軍操國柄數十年牢不可破之弊一旦消沒





詔帝不惟都羅馬一城

羅馬諸省既裂而分歸四君主理其政治變易者多至不復獨以羅馬一城為都城時二帝分都於邊其城皆嚴重與羅馬城等而羅馬一城惟議政院尚存幾不得與二帝所都之邊城為伍蓋二帝分居於邊凡遇有外寇侵掠之事遣軍命將皆較便於羅馬城也計時丟革利典都小亞細亞之尼哥米底亞城馬西面都米蘭城考三百年前羅馬建國之初其帝皆自號為羅馬一城之首領官而外為統轄諸省之軍帥傳數世後羅馬民與諸省人之不同處皆漸次削沒羅馬城民不復得有主理諸省人之威柄屆茲竟不復以羅馬一城為首城帝各自擇便利之地而都之也

西帝增威福

時帝既不居羅馬城自無難於更張舊制創定新章凡前此都羅馬城之諸帝初則費用起居要不過與城中一大貴紳家等房舍率皆樸而不華嗣乃漸流於侈至丟革利典其奢愈甚服飾鮮美奴僕眾多深居簡出人民罕見其面又創制新儀增諸繁文人民進見皆必長跪致敬言語卑微而丟革利典安坐自如儼然有不可及之象且凡名其執事諸僕久而即以其名為官號至有貴加於根蘇及院中議士上者按丟革利典作此威福蓋將俾帝與軍士上下懸隔未易相干故時諸軍士以不習見帝面漸生敬畏而恪遵其命也

詔丟革利典讓國

自丟革利典創制新儀嗣此諸帝藉之威福愈甚後丟革利典復作一震人心目之事以自入於古從容讓國諸賢君之列計丟革利典在位之二十一年神黯連帝自覺精力就衰難勝帝任乃召集軍民告以己將讓國與一該撒之意即自解棄所服紫袍出居達馬底亞地其前所營造之離宮內又九年

而崩馬西面於丟革利典讓國之日亦自辭帝而不居此九年中羅馬國多不靖頻動干戈直至降生後三百二十三年戰事始息

詔根斯丹典帝世

當降生後三百二十三年根斯丹典始復合羅馬諸省統歸一帝主理按根斯丹典為前該撒根斯丹丟之子根斯丹丟歿於三百六年時根斯丹典在伯利丹地方嗣為該撒統治諸省後此羅馬亂事頻興互相攻伐而根斯丹典才智天成精明勇敢未幾威權大盛凡妄冀稱帝之人皆次第為所削滅迨三百二十三年即增明帝羅馬惟根斯丹典一人稱帝

詔耶穌聖教大興

惟時羅馬境內耶穌聖教盛行流傳甚廣其諸省之教民會堂皆日增多學者猶有記前此耶穌教為諸羅馬帝所深不喜者乎尼羅為帝戕殺教民甚多後此之帝乃有欲滅耶穌教者是皆緣誤視耶穌教民皆為誘人顯背國律之徒蓋此教民咸不肯跪拜羅馬極其崇奉之諸偶像時諸帝不識其故因惡絕之非謂教民不應自守其禮拜日也帝嘗以為凡城中民皆不可不遵行羅馬禮以守諸神節日及拜諸帝像怒教民之違制故時加逼迫非惟昏德之主所行如此即英明之君亦誤視教民為叛逆之人如德拉禰代久瓦利連三帝皆有迫諸教民之事迨丟革利典即位其虐尤盛當降生後三百三年至三百十三年羅馬各地教民多被戕害居此實為教民受迫之終然時諸教民咸能篤信其道身臨刀鋸而不驚率意以行而不顧是正明已有加於帝上之權力又時羅馬帝已能盡轄其國人俾之不得自主而教民終以事有應得自主之心是以凡珍惜自主利益之人莫不與教民意氣相投其前此諸國之教咸以哀微人罕崇信而羅馬人多經患難自覺若不立教人無所依故見教民受諸逼迫

皆從容就義志不少變則皆稱羨其有耐忍之德故帝滅教愈亟而教民愈固至根斯丹典為帝深悉耶穌教之盛勢已成爰思立耶穌教為其國教實為強國之上策也

以耶穌教為國教

計根斯丹典削平禍亂獨為帝者十有四年鞏練疆圉太其間始立耶穌教為國教時羅馬舊章多經更變其國之由弱復強實基於此蓋耶穌教能俾人心合一極其牢固亦時事使然緣時羅馬國勢日衰民無固志咸不以屈服於境外諸他族人為恥自耶穌教興羅馬民始知竭誠以愛戴其帝也

孰創建新都

根斯丹典知人心向背有如此也乃師去革利典之故智將復大改舊章惟念羅馬城民習尚苟安難以卒變乃別建一新城將遷都之爰以己名名之曰根斯丹典城是城建於德拉西地之探入黑海一大土股上其人民不作拉丁語而皆作希臘語即此有以知根斯丹典創建新都於鄰近亞細亞地之歐羅巴洲東邊處者蓋以亞地舊皆歸於一人統理今則俾己之民漸習其俗庶可安於一帝獨握威權之制

根斯丹典之創建新都又有一故緣居羅馬城之諸帝皆僅為自主人民中之一首領官茲既改遷新都則羅馬舊章咸可隨帝之便否以定除留而除者亦自潛消無迹更無憂或有駭人聽聞致有阻礙之諸事若帝居羅馬城一如是施為必多難行蓋時羅馬城之議院諸人尚多威柄故也至新都議院名雖仍舊其人則咸由帝選而升用之惟時入選之人希臘尤多按希臘習尚故事長上是以新都議院導奉帝命皆允誠允謹

計根斯丹典大新國政

根斯丹典大新國政而以威福獨操於帝一事為至要當其遷都於根斯丹典時盡削議院并諸貴紳得預聞國政之權且改定軍制凡將帥麾下軍數皆減於前又分其軍為二一以內守諸城一以外實諸邊於是人少勢輕不復敢有起而與帝為難者

惟時根斯丹典又規畫諸省地創設郡縣各立以官合十三省分為四道每道以一方伯主理而皆上聽命於一帝是帝為諸官元首操黜陟諸官之權而諸官則藉帝命以臨其民是諸官欲恆保有富貴必帝皆安於其位而後可故偶有軍民叛背之事官皆即隨方撲滅不遺餘力時諸官既代諸舊貴族而興世人率號之曰諸新貴族

根斯丹典大新國政乃緣其有立耶穌教為國教之舉其政制更變尤形速易是根斯丹典實為惟信耶穌不奉偶像并諸他教之首允一大都城時帝能順諸民心立耶穌教為國教嗣故帝之諸他變易民亦咸悅而從之矣

創諸新政之弊

根斯丹典創諸新政國復盛強蓋時軍士咸惟帝命是聽密諸外侮制甚善也然糧餉轉輸其費既鉅而帝之威柄日增多官歲支俸祿尤厚是皆按田徵稅剝取於民雖極邊境恒苦寇侵之地稅亦不免故其民皆重困凡寇掠之餘盡以供稅莊舍顛倒人民流離苦之膏腴積漸皆變為荒蕪地矣姑俟下文詳言其害

解如連帝世

根斯丹典崩於降生後三百三十七年脚驟蹠其後裔嗣為帝者數人至三百六十三年而嗣緒絕此諸嗣帝惟根斯丹典之猶子名如連者最著聲稱如連少為軍帥有逐日耳曼人出加利地之功幼

習耶穌教及為帝乃改從羅馬舊俗事諸鬼神兼誘民眾咸行崇奉惟緣時耶穌教人強盛故未敢如昔諸帝之迫逼僅者令不許其人出任兼使量出資財為整修日前所毀諸神祠之費而如連善於理國終不失為羅馬明君後乃親帥師徒往攻波斯屢獲勝捷惜後退軍時波斯人追之如連回軍與戰中矢而亡此為崇事羅馬鬼神之末一帝然時人鮮從終未能成其重興舊教之心蓋如連性既聰敏學復淹博時偕三五著名之士究諸鬼神家言凡其中之奧詞隱語人皆讀之味同嚼蠟而如連等皆能審識其義之所在其僻居遠處之民亦未有沾新化而尚崇拜諸鬼神者然如連之後更無以重興舊教為心者矣

駐諸他族人入侵羅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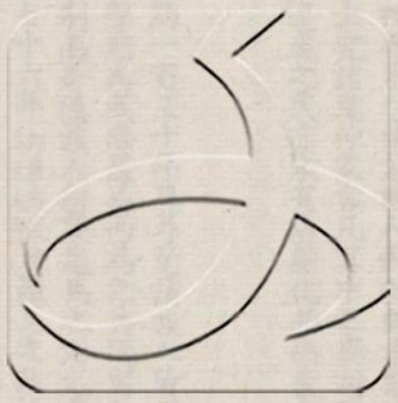
居此羅馬衰破之際計其間約一百五十年日耳曼諸族人皆入侵羅馬境地雖屢為羅馬人禦退而諸族人日見強盛且緣或攻擊羅馬或降羅馬而為之兵既習知羅馬戰術加以侵掠羅馬諸城財貨因以致富漸亦習尚羅馬儀制而哥德族人所襲羅馬之俗尤多如該族人所有之達西亞省乃為羅馬所讓與者迨降生後三百七十六年即禮禱年羅馬之政治愈紊而哥德族人為之勦敵

哥德人入據羅馬地

惟時衰頹之以東以西當亞細亞居中與近北之諸地方其行國人民形勢迥異於昔爰有狠尼族人抵歐羅巴地西向以擊哥德族人哥德人不能禦乃相與逾大奴比河進入於羅馬境內時羅馬帝法倫斯暗弱與哥德人言戰言和終無成議既允哥德人皆歸羅馬保護而不濟之以餉哥德人怒肆行抄掠當降生後三百七十八年即禮禱年帝法倫斯帥師出禦戰歿於陣丟多修嗣之為帝尚奇任計終獲削平哥德族人之難按丟多修乃西班牙人以才智稱經眾推選為帝善於用間俾諸哥德人彼

此疑貳從而伐之故哥德人次第咸為丟多修戰勝半逃往境外半歸降羅馬丟多修乃以大奴比河之下游諸地處此降人時羅馬不得不容他族人入居境內亦世事使然既而他族人來增眾居地愈多按羅馬後此更無大敗而地則漸皆為他族人所有者即職其容他族人入居境內故久之又久竟自消滅





羅馬志卷十三

諸他族人入居羅馬

蘇哥德族人侵據西班牙地

丟多修為統有羅馬全地之末一帝嗣歿於降生後三百九十五年柳權譯遣詔國分為二立其  
 長子亞加丟為東羅馬帝幼子和挪留為西羅馬帝此與丟革利典帝世之事勢正同和挪留即西帝  
 位時方十一歲有素以勇敢者稱名斯底利哥者為之元輔故能抵禦哥德人相安無事後和挪留漸  
 長積惡斯底利哥之權重於己也乃於四百八年戕殺斯底利哥嗣此抵禦哥德族無人故哥德族王  
 亞拉利得以攻取羅馬城乃未幾自斃其臣民不故人知亞拉利之葬處也及旁洩河流而潛葬亞拉  
 利於河底嗣俾河復其故道是以後人無識其葬所者其繼為哥德族王名亞刀弗者素習於羅馬禮  
 儀知哥德人之政治不足以立國也因與羅馬棄仇尋好重以婚姻聘和挪留之妹立以為后後復自  
 統大軍赴西班牙并南加利諸地方盡逐日耳曼人俾之出境按時亞刀弗稱臣於西帝惟自號為羅  
 馬之一將軍而其實自成一哥德族人國也此為他族人入羅馬境立國之始

蘇哥德族人入居

哥德人之與羅馬和也實為世事之一大轉機奈未幾而有又與羅馬為仇之狼尼族人入侵時該族  
 之王名曰亞底拉計在位二十年當其入侵羅馬勢若江河之決沛然莫禦為羅馬前此未有之第一  
 強敵按狼尼族人與歐地諸他族人大不相同凡其所經之地廬舍器物焚毀無餘加以貌皆奇醜羅  
 馬人乍見皆驚謂非人目為獸類迨降生後四百五十一年亞底拉及羅馬軍帥哀丟斯合戰於沙耶  
 地方狼尼人大敗越二年柳譯元亞底拉死其人即皆解散實為羅馬之幸

詭諸族分居西羅馬地

如上所言西羅馬地之諸省咸為日耳曼人所分有惟時哥德人據西班牙并南加利地布耳根底人據中加利地法蘭華人據北加利地英人據伯利丹地宛大利人據亞非利加地是皆自成為國其入據意大利地之日耳曼軍帥則自稱為歸屬羅馬之官然其威福獨操亦儼為一國君也迨降生後四百七十六年西帝羅木路奧古斯都辭位其議政院簡使赴根斯丹典城言於東帝西椰今羅馬一帝足資治理爰請西椰兼帝意大利而以日耳曼軍帥俄多瓦革為意地總統攝行帝事西椰許之按俄多瓦革原為海路利族人之王至此兼為羅馬之意地總統及其歿也又有他族人代之總統意地要皆以奉東帝為名而政治由己感獨操

西羅馬國

西國之亂已極而東羅馬尚稱安靖當亞底拉侵擾加利地時未嘗有窺東國邊陲之心蓋東國尚強人民亦無土崩瓦解之勢故也按東國之政治風俗咸異於西其人皆作希臘語且風教之開已久制度大備非如他地之皆惟羅馬是法若西國凡據有一地其民即必爭效諸羅馬之所為至東國之制度民風皆本希臘而往來貿易之盛概非西國之所能及又其人長於論辯緣信奉耶穌聖教故於耶穌之道辯論尤多及疑難大起莫知適從時則作一大會凡耶穌教中之監督畢集次第宣述聽諸公評於是耶穌道之體勢規模益大明顯職此諸端而人心愈固難以驟離故凡作希臘語之諸地方即間為他族人所據有亦未能俾其民欣然服從一朝此他族人退去而其民風國制咸復其舊

西羅馬地之同異

若西國作拉丁語之人民則多與日耳曼人同居和睦彼此相安惟入據伯利丹之英人與該地人民有難以並立之勢推原其故蓋英人素與羅馬人嗜好各異言語不通故一入伯利丹即將該地人民盡逐出境毀其器物廢其禮儀未肯少襲用羅馬之制度政治至入據西班牙加利意大利等地之他族人則皆改習拉丁語兼襲羅馬之政教制度是以後此西加意三地人皆號作羅馬西方言之民此方言本於拉丁歷世既久復漸次分變為今西班牙與法以及意大利三國之方言也

詭如斯底年帝世

羅馬西國既亡而東國猶自強盛其很尼族人屢次進攻咸為東國人禦退迨如斯底年嗣為東帝計其在位三十八年惟以富民強國為務凡前此為他族人據有之西羅馬地幾盡為所恢復緣時東國軍帥名貝利撒留者智勇兼備善於士卒故凡其出軍即間有不當而其士卒之愛戴已深亦莫不為之盡力有前無卻按貝利撒留帥先戰勝波斯嗣又大敗宛大利族人收取亞非利加地復屬羅馬又進收復西西利島遂哥德人俾盡出意大利地之境於時羅馬新舊二京皆歸如斯底年一人統理

惟未幾而意大利地復失乃迨降生後五百六十八年即拜占庭二帝有日耳曼人號即巴底族者入據意大利之北境地加以東方之波斯愈強其治大奴比河之地復為一種近似很尼族類之人號亞法耳族者所據有亦起而與羅馬為難然時羅馬之外敵雖盛內助亦多迨希拉革留嗣為東帝三十一年其神武幾同於昔之哈尼巴誠堪與古上等名將接踵比肩曾親統大兵進攻波斯者四年凡波斯出禦之軍莫不為所摧破而波斯遠衰時亞法耳人亦自不復如前此之盛詳觀世事羅馬似有可冀獲安之機矣而事竟大有不然者

詭亞拉伯人併吞諸國

乃越時未幾又有一亞拉伯族崛起而為羅馬之敵蓋惟時是族生一偉人名曰穆罕默德創立清真回教以教其族人既而信之者眾故諸部落咸歸服之時回教人蠶食諸國大與前此之狠尼人相似惟狠尼人服從一帥帥死其人即各自解散而亞拉伯人則惟穆罕默德之訓言是遵故能攻併諸國以自成一國如敘利亞伊及併亞非利加之諸地方皆為亞拉伯人所據有後此羅馬終未能再行恢復蓋緣時信耶穌作希臘語之人專尚論辯少有不合即必往復問難聚訟不休甚則彼此目為異端相與紛爭至有甘心歸於亞拉伯人主理而不肯向諸同教人少屈其論辯也當亞拉伯人既得有所言之諸地方嗣復進兵西班牙有鯨吞歐洲全地之勢迨降生後七百三十二年有法蘭革之軍帥名加羅馬德勤者大敗亞拉伯人逐之俾出加利地也羅馬之失此諸地皆自降生後六百三十三年脚糖太綜至六百九十二年脚糖太綜間之事時羅馬惟餘有大奴比河以南諸省并小亞細亞以及意大利地之半未幾其意地之半復失其七八緣時東帝利約第三與羅馬城之巴伯爭論偶像之應奉與否此降生後七百十七年至七百四十一年之間事也脚糖太綜中

歐羅馬城復立西羅馬帝

都根斯丹典城之諸帝既不能於意大利地方有所施為而意之北境已為即巴底人據立為國勢甚強盛而羅馬一城無人統理故巴伯自立為該城主既而巴伯與東帝大啟爭端因之意地與根斯丹典城之往來愈疏時居加利地之法蘭革人在日耳曼族中最號強盛巴伯結歡其王倚為外援以備禦即巴底人之侵侮迨降生後八百年脚糖太綜中法蘭革王大加羅徑抵羅馬城而巴伯與行升戴帝冕禮也

歐羅馬復分東西二國

惟時根斯丹典城中一帝羅馬城中又一帝國皆自稱為天下君而實則東西分治各帝其國其初東西二國鮮有使命往來者約數十年嗣乃啟隙構釁相為敵仇

西羅馬復衰

後此西羅馬號曰聖國其帝亦號曰日耳曼王此王據羅馬城稱羅馬帝自謂已得主有西地諸國之人民矣既而諸國日強其王之威權則日形削弱按羅馬之興蓋緣併吞諸國以致威強及其衰也為他族人侵據其地而有之始而羅馬之民心猶固難以遷離然他族人入而與之錯居雜處各主無分凡地或客多主少主多客少勢難一律而風俗固亦不同竟有數族語言風俗土地相同之人合立為國者既而西羅馬地破裂有數新國興於其間迨天主耶穌二教分後其聖國之稱無甚意義矣

東羅馬亡

時東羅馬仍自奮兵與亞洲之諸族人鏖戰外又進攻近大奴比河之諸他族人然終無成功勢益衰弱僅自保有作希臘語之諸地方迨降生後一千四百五十二年即明皇帝景泰四年土耳其人攻取根斯丹典城而遷都馬即今之土京也而東羅馬亡

羅馬法律流傳至今

羅馬雖亡而其治國之律例法制至於今未泯蓋今之歐地諸國要皆肇基於羅馬衰微之世相與師用羅馬之律例法制以致強盛按羅馬富強無匹可漸自消亡而不可遽撲滅之也是以欲知羅馬果亡於何時固亦難言蓋今之歐地諸國無一不得有羅馬之遺利如作羅滿西語之諸國其方言原出於拉丁而其政治風教咸從羅馬若德奧英丹瑞挪之德族諸國其政治風教從羅馬者固不及法西意葡諸國之多然其風俗政治亦半因羅馬之遺規故人欲考究德族諸國之詳尤宜先須論次羅馬



前一百二十三年至

前一百二十一年至

前一百一十一年至

前一百一十二年

前八十八年至

前八十四年至

前六十八年至

前四十九年至

前四十八年至

前四十四年

前四十四年

前四十四年

前三十一年

前三十年至降生後十四年

後十四年至三十七年

後三十七年至四十四年

後四十一年至五十四年

後五十四年至六十八年

武帝元朔六年至元封五年

武帝元鼎六年至元符五年

武帝太初三年

武帝征和二年至四年

武帝後元元年至昭帝始元五年

昭帝元平元年至宣帝神爵元年

宣帝神爵四年至黃龍元年

宣帝五鳳四年

宣帝黃龍元年至元帝初元元年

元帝初元元年至五年

元帝初元五年

元帝永光元年

成帝建始二年

成帝建始三年至新莽天鳳元年

新莽天鳳元年至武十三年

先武帝建武十七年

先武帝建武三十年至明光武帝建武三十年

該由革拉古酌更政治

與奴米底國王朱古耳達構兵

馬留盡逐德人與金伯利人出意地境

意地人叛強俾羅馬與之利益

蘇馬二軍帥互相征伐國中大亂

本貝以兵平諸叛人

如留該撤兵平加利地

如留該撤率師巡視伯利丹地

如留該撤大敗本貝於法撒利亞地

如留該撤獨操國柄

如留該撤為議政院人刺斃

分握國柄者三人一安多尼一俄

俄達非亞督大敗安多尼於亞革典

底比留為帝

該由為帝

革老底為帝

尼羅為帝

若連族衰一歲中三帝相繼即位境內大亂

威斯巴先為帝

耶路撒冷滅亡

提多為帝

多米典為帝

德拉旗為帝

哈德連為帝

安多尼督為帝

奧利畧安教為帝始恆駐邊境以備他族入侵

軍士標立帝之權他族肆逼之害

嘎喇加拉為帝溥賜與諸省民

意呂利亞地之諸羅馬帝皆一一逐他族

丟革利典為帝大更舊制

根斯丹與為帝始立耶穌教為國

瓦倫斯帝與哥德人戰敗殁於陣

丟多修為帝禦退哥德人

國始分有東西以二該撤分治其地

哥德人立國於南加利與西班牙地

後六十九年

後六十九年至七十九年

後七十年

後七十九年至八十一年

後八十年至九十六年

後九十八年至一百一十七年

後一百一十七年至一百三十八年

後一百三十八年至一百六十年

後一百六十年至一百八十年

後一百九十二年

後二百六十八年

後二百六十五年

後二百六十八年至

後二百六十四年至

後三百三十五年

後三百三十七年至

後三百七十八年

後三百七十九年至

後三百九十五年

中西年表

西政叢書



後四百二十九年  
 後四百三十三年至  
 後四百五十年至五百年  
 後四百七十六年  
 後五百二十七年至五  
 後六百三十六年  
 後八百零年  
 後一千四百五十三年  
 後一千八百零六年

宋文帝元嘉六年  
 文帝元嘉十年至三十年  
 文帝元嘉至齊東  
 昏侯寶卷永元時  
 宋蒼梧王昱元徽四年  
 梁武帝大通元年  
 陳文帝天嘉六年  
 唐太宗貞觀十年  
 德宗貞元十六年  
 明景帝景泰四年  
 大清嘉慶十一年

宛大利人立國於亞非利加地  
 狠尼王亞底拉入侵歐地諸國  
 法蘭革人立國於北加利  
 地英人立國於伯利丹地  
 國復合為一時帝都根斯丹  
 城以一德人總統意地  
 若斯底年為帝國勢復興  
 亞拉伯人從穆罕默德之教併取敘  
 利亞伊及亞非利加諸地創立回國  
 法蘭革王加羅起羅馬  
 城巴伯為之行升冕禮  
 土耳其人攻取根斯  
 丹與城東羅馬亡  
 德帝法蘭西第二辭位西羅馬亡

德國合明血紀事本末

蘇園  
慎記書莊石印  
本末

光緒丁酉仲夏

慎記書莊石印

吐德海得

院王

名斯

馬加

耶

山

司

額

而

邦

邦

芬脫國議

地奧耶

拉納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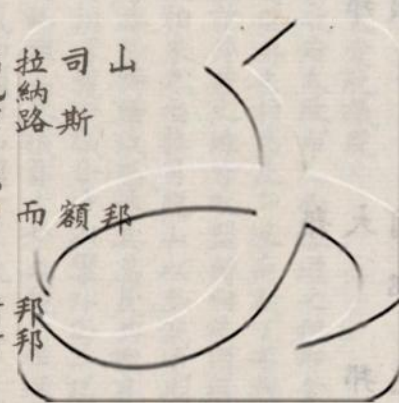
福也布

邦白

斯

尼阿志脫倫邦拿河即國尼丁國克維即邦威顛邦邦以取

爾與德氏拿撒伊萊奧瑞柏疴羅柏奧布拜漢威巴黑各呂





白布四邦合一律百克漢倍希法郎格而德伯磊門四自主城合一如有大事須改合盟之律者則另設珀來能議院各邦另舉六十九人大邦一邦舉數人小邦每邦舉一人由氏愛脫先定所應改者送珀來能議之氏愛脫所議善均從眾謂十七人中有九人珀來能所議三占從二謂必是九人中有四占六氏愛脫設於法郎格而德蓋達姆其約章各盟邦可與他國相助或相仇惟不可傷盟內各邦之權利初擬設一衙署名曰奧士脫雷葛爾因士吞士以判斷各邦之不和其後拜晏威而顛白而顛黑辛達而末司大不從遂不果設各邦如有不和皆就大邦之刑部控告刑部審問後會商於氏愛脫議院判斷之初議各邦是否應各設議院須候氏愛脫議院核定拜成二邦不從於定議時更改故約章十三條內載有各邦應設議院之文於是各邦已辦之議院復集小邦亦勉力為之皆因此語累之也內有數條論設刑署專辦世爵教堂及百姓往來之事第十四條尊重世爵優於萊因康勿得來生之盟其他商務驛務汽車武備民間戶婚田債皆未論及以待後來續議第十一條頗有關係一千八百六十四年治及六十六年治所爭論者皆引此條為證其文曰各盟各邦於合盟全國或合盟某邦應保護其財物及戰事設同盟某邦與盟外某國爭戰同盟各邦不准與該國立停戰約及和約凡與某國立約總宜不傷盟邦之權利盟內各邦不得相爭亦不得強盟邦遵從各邦有不合意者請氏愛脫議院公斷議院不能斷則另請刑部斷之等語惟議立此約時日迫促未能悉心討論尚嫌簡略仍當漸就周密以期各邦同心合力然奧布同盟布人終不愜意二十年來常有戰爭因致合盟各邦心志不定仍有渙懈之象而較未議約時已為有益本擬於一千八百十五年即嘉慶九年開設氏愛脫會嗣遲至次年十月初一日始開此會終年不停與他議院異但每年放假兩月仍留三人辦事設會三年以一千八百十八年在愛克司拉刺珀爾能議和之役為最要次年在考士巴脫會議又改之頗不便民昔維也納會時韋思民皆

得自主任從何教任擇何學問新聞紙無所忌諱豈知議後人皆失望方知合盟之有名無實議會不能從長詳議內亂不能永遠消弭人皆不滿意者此也是以一千八百十九年即嘉慶二九年派員仍在維也納妥議四款一原約十三條各有解法最易誤會各邦恒不滿意須有一定不移二議院事權太小與人心中心意想不俾須重其權三國學鄉執章程不受須更訂定四新聞紙有弊須重定章程各邦自設議院或合數小邦共設一議院而小邦不知議院之意因致民權日重漸欲更改合盟章程氏愛脫會每被掣肘思欲更改而大邦恐民不悅憚於改章於是氏愛脫查明各邦議院有無議員抑勒邦主之事又派人遍查各學館由男爵彭士叨夫通飭各學重定章程掌新聞紙者畀以監督之權責以稽查新聞有無謬誤豈知整頓此四事而民仍不悅及在們士派入查察並無謀亂之民遂亦弛之是年十一月二十五日開議至次年五月始散名曰番納耳愛脫維也納以改舊章六月初八日各邦主准行從前存疑者今始明晰解說甚明共六十五條經營數月頗費心力第一至三十四條皆合盟章程及議院之事權三十五條至五十二條為交涉外務及合盟兵制五十三條至五十六條為合盟各邦交涉此條各邦及自主城公議以保自主之權不受外侮無論盟內盟外不便之事各邦公議改除以各邦論則各有自主之權各邦相待同於盟外之各國均照和約辦理由盟外觀之則各邦合為一國與英國之三島相同從前珀來能及氏愛脫大小議院仍存惟珀來能事簡於前因須復議以氏愛脫議者定其行止氏愛脫仍用善均從眾珀來能仍用三占從二十六條詳載邦民與邦主爭辨由議院判斷邦民欲逐邦主已亂或未亂議院可平之邦主如被民所阻不能赴訴議院必設法助其主如兩邦不和則公請他邦判斷或各邦派員斷之如外國來侮一邦各邦合力拒之如各邦中有地在盟外致與他國開衅延及本邦者各邦不相助凡改約各邦派人在珀來能大議院之以下議遂來脫之書云氏愛脫小院無議約之權因派人

先在大院議准發於小院通行各邦所論三事一為交犯二為驛政三為印書憑照以下派合盟各邦可以接收公使如有要事方可派出公使餘則否以下略大院開議時論各邦云勿誤為各邦設議院致減主權釀民亂而有疑畏總須各設議院為是俄人則陰諷隣近各邦勿設議院以下各邦咸欲改正營制迄未成議所有合盟之兵有名無實有損無益兵餉由民間捐集儲於一庫一曰太平庫一曰被戰庫太平庫款以養常兵共六營大將軍由小院委派事畢遣退所以無人整頓也以下新稅則雖較安於舊則而尚未盡善因各邦人心不一也信局大車關稅貿易駕駛等事均未議及小邦則各懷意見不願議定一千八百十九年會於法郎格而德以議通行稅則小邦不從而布則願行至二千八百一十八年拜晏威而顛白而額己立稅約布與黑平達而末司大亦立約漢諾威撒遜亦相繼立約一千八百二十九年南北稅則通行係德國書費料太所定茲乃述一千八百十九年至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之大略雖經一千八百三十年之亂皆未受虧尚無更改故不詳論以下議院小院所議各事俱屬有益惜未成功其通行者惟河中駛船之例萊因河為最要一千八百三十一年三月在們士議定力除積弊但與布兩邦藉以自利以下一千八百三十年布倫帥額公無道害民被迫遁去議院奉其弟維令為邦主此為大亂其他小邦旋亂旋平亦不縷述以下小院見各邦有亂遂某民聚議並派巡捕稽察外來之人民皆嗔怨一千八百三十三年亂民屬聚意欲驅散小院小院遂派兵平之又有波瀾之亂乃會議於拜晏時法人波人或與會殿後波人不服故俄王與主布太子在蒙生格來士會議之一千八百三十四年以下正月各派公使議於維也納珀令士美太尼西圭之議保各邦自主之權不授權於議院又議設審事院以斷各邦之不平俄王陽與布與父善而陰令各小邦攜貳於布與俄兵屯於開力希雖極與奧布兵交好而俄人則欺侮布與之人至一千八百三十五年以下三月與王佛朗士卒

第二篇 巴敦會議始立民議院

一千八百三十年以下禍亂甫平至一千八百四十年以下亂機又發始於巴敦民欲改易合盟章程呈請照辦條陳曰請另設議院凡民均得推舉議董請設陪審官請設新聞紙館自主之權請民間可備槍礮請無論何教一律看待請除封建之流弊以下愛脫不能某阻其凡民得舉議董之說有公黨亂首衣梯士太等三人先集一院請各邦派人會商設立民議院章程以下愛脫院請其酌量改易此係氏愛脫院之畏民民心實不過欲另立民議院而已柏林維也納民人亦有煩言布與不得不從遂延衣梯士太等公黨之人為尚書與僅改內政布則全改各政是以奧及各邦均不喜布以布欲乘勢邀譽於民擅各邦之權也先集之院在法郎格而德各邦派人到院而所派之數未得均勻布一百四十一人奧二人黑辛代末司大八十四人院內多人欲立君民共政之國其餘之人欲效美國之民政殿後議定立統治之帝設上下兩院其巴敦民人所請之事一准行所有國政總以此議院為定不必候各邦會議由是權歸於民海該及士脫羅夫欲立民政之法未成遂分二黨相爭而亂起然民未必定欲效美之民政當將立民議院時先派五十人考查之氏愛脫院又令各邦派十七人商議另設民議院章程此後氏愛脫院無權數月而散合盟之政歸於大公爵名藏者遂從民議每一議董須五萬人公舉以下五月十八日三百三十人會於法郎格而德推噶根為首領其中民黨甚少議立統治之帝先請與國大公暫攝之但擁虛名而已呂倍取希及他邦不認為攝帝以下新設民議院重議德國合盟章程及德民應享之權利未幾而羣知此院無濟因院中皆學館教習拘文章義論多成少紀以下巴敦民作亂其西曰士拖爾雷然呼應未靈布置未周未幾潰敗各邦鑑此而思患預防從前於民之所欲無不允從及亂後而悉收其權以下是時民欲爭權而教士亦欲爭權是年十月羅馬教士佛士白格欲重教堂自主之權所

有教中產業可以賣買訂定教士及民人應讀之書并與羅馬教主常通音信業經允准數事而羅馬教  
 卒不能與定之事所民院議民間應享之權利至十二月二十一日始定凡在律例衙門視之凡人皆平等  
 凡人皆有本身之權凡人應充兵凡人可舉議董審事設陪審之員無論何教不分畛域無論何人可印  
 新聞封建流弊及苛刻律例一概刪除是時大邦不願從此議於是柏林維也納及西邊各部亂起與王  
 出奔法郎格在而德民院函勸各處罷亂而亂者不聽民院思欲加重民權以曉諭之齟齬先是十月間  
 開議國政議至數月迄無定見因合盟各邦人心不一不特各邦意見不同即與布雨大亦難接洽據後  
 來英新報所論布奧極難和洽如不和洽仍與向章無異民議院在法郎格在而德所議定者亦不為無  
 益政事之權有三處執之其一為德皇其二為上議院半為各邦主所派半為各邦議院所舉又下議院  
 皆民舉以七萬人舉一人各邦不必互派公使領事其三係政府凡各國交涉及陸軍海軍汽車驛政錢  
 法皆此府所辦此府僅有行政之權亦可駁議院所議准之事然已議准三次則此府必照行而不能再  
 阻惟推立德皇則與布各有黨相助布曰小黨與白大黨遂於一千八百四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有二  
 百九十員推立德皇第四為德皇不從者有二百四十八員且議布王世及德皇與王又創德皇遞治之  
 議恐各邦不從噶根於二十六日與眾議定遞治而請布王先治布王不願遞治民咸慮合盟不成民院  
 亦未計及於此也與國撤回議董民院遂請立皇一事緩議而他事先行開辦將俟照章另舉人妥議漢  
 諾威與撒遜議董不從而先散於是兩邦之民仇其邦主而亂起又有爾里怕必力報士黨人即政務者  
 也亦乘此起事以下噶根辭退另派是年五月九日噶根不願為議院首領臧大公又派一尚書此等入  
 名曰格雷之爾不悅布政不知臧大公是否已變為民黨抑畏民黨而曲從之其以派尚書為有益而不  
 知未必然也因是噶根等一百五十人求退其未退者臧大公亦不願留之強欲威而顛白而格糾費威

王不從以兵脅之而各議董遂散布王遂思振頓德國而一時未成於是延各邦主議於柏林與國拜晏  
 不肯就議因知布欲專權而斥奧也惟漢諾威撒遜與布善遂定恩珀耶約名曰三王約其盟主稱首領  
 而不稱帝別邦欲入此約者亦可此約與前次法郎格在而德之約相同亦設審院於安弗爾脫有不平  
 事可以控訴是時布拜晏撒遜及散里近士太子恩好爾得漢諾威及威而顛白而顛及巴敦荷恩初良  
 力次吞士台三自主城及魯生布而顛呂倍取希罕掃瓦爾代克立貝法郎格在而德及另設兩議院惟  
 奧拜兩邦不欲立民院願仍由邦主獨斷臧大公仍掌代人事業之職人皆辭之奧則留之蓋高賴臧之  
 聯絡布邦也布乃收回法郎格在而德之使以與奧絕交凡在三王約中之邦皆與布善其拜晏威而顛  
 白而顛則與奧善奧向拜威云將來安弗爾脫設院必無成議噶根聚人於谷他會云布議甚妥不願聽  
 噶根之言紛紛散去其後布時欲將三王約擴充之以攬全德之權而久不能成遂就奧議於一千八百  
 四十九年十月三十日立約於維也納名曰英法倫猶言暫訂也約云由今迄明年五月初一  
 日止由布奧兩邦與各邦派員公辦德國之事所派之員俱於十二月中旬齊集臧大公辭退布遂設新  
 民院雖奧及中間各邦不願而布則志在必成遂於一千八百五十年即道統年三月二十日設院於安弗  
 爾脫奧則不能禁其不聚而卻能令其散去故四月二十九日即散四月杪奧相延訂從前議員聚於法  
 郎格在而德中間七邦皆善於奧而善布者不從凡聚兩次遂復民愛脫議院而布不從兵端將啟此係  
 三自主城主所定因城民不肯納稅城主告於民愛脫院民愛脫院欲助城主令民納稅其時三自主城  
 本在三王約中布王恨之但此三城方好於俄迺不敢與爭於是三王約將散乃大會於撒遜之特來司  
 登議久不決俄人喜番納耳愛脫維也納之約於是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即道統年三月三十日始仍用維  
 也納舊約反復聚議而仍用舊約似無所益然律例以平等待人新聞紙有自主權凡民俱得舉議董皆

舊約所無不為無益自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即道光十八年肇亂至此國政已定兵禍亦平與百姓相待有其道矣

第三篇 布與攻丹及維也納立約

布邦久思各邦通行其海關稅則至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即咸豐九月各邦推漢諾威為首遵行布之稅則奧人不能立異布又不與奧共議遂於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即咸豐二月與布立通商和約自一千八百四十八年為始限行二十年布與未能和洽皆由各小邦挑唆以圖自利而各小邦亦因此多故如各邦有明見之人早知奧之冰山難靠而立定意見可免紛爭後知氏愛脫院官議院之立既能暫而不能久又知奧布不兩立故皆思變計焉溯自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以來各邦屢有內亂氏愛脫院雖盡心竭力而仍無裨益模令布而額邦主漢諾威邦主各與本邦議院不合經氏愛脫院調停未能和睦又中間各邦因受奧布之侮故奉拜晏撤避為盟主另為一會名曰完士倍克科愛力生僅圖利己互相妬忌卒無大益一千八百五十九年即咸豐九年撤人與奧人構兵法人以大兵助撤奧兵大敗各邦遂散皆憤於法之兵威乃立一會曰乃生諾爾尤呢阿意欲聯合各邦固其自主之權抗衡他國公舉數人為會首改政各邦制度會首多舊人故欲用法郎格而德所議之章程是年七月初次聚議於愛土那哈議以布王為盟主因奧人難不盡德人也迺會於法郎格而德而此地之賽乃脫不從請移於科白爾克所議者三事一黑辛主與議員不洽之事二氏愛脫院與丹麥所論斯勒瑞克荷斯丁二地三欲改合盟制度黑辛之事黑辛本邦議院欲用一千八百三十一年之例而廢一千八百五十一年之例黑辛主不從初時本邦議院未控於氏愛脫議院氏愛脫尚不之問及其來控氏愛脫院直本邦議院而右之黑辛主大怒布與先後為之勸解布使謂黑辛主曰氏愛脫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請君與貴邦議院合券

而黑辛主不能舉其契迺聽命斯勒及荷斯丁事初一千八百三十四年即道光十四年丹王弗勒得力第六定將一愛司蘭二札脫蘭三斯勒瑞克荷斯丁分出另立議院此第三地原有侯爵主之在德國合盟之內一千八百三十九年丹王薨逝于基利斯第八嗣位印頒一例載明丹國傳位章程謂斯勒瑞克荷斯丁侯爵不應嗣位是邦議院不從來訴於氏愛脫院一千八百四十六年九月氏愛脫院議定右侯爵而左丹丹王云敝邦新例雖後可通融而貴院之命寡人不敢聞及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丹王又薨逝于弗勒得力第七嗣位是年正月二十八日丹王又頒傳位之例於斯勒瑞克荷斯丁而不之從欲推奧斯回堡侯兼治二地合城一邦違丹入於合盟會以明於丹布及氏愛脫院俱允之布且許其相助遂派人入氏愛脫院丹乃興兵致討侯爵兵敗布命大將軍爾倫格爾漢諾威命將軍哈開克率師赴援無功至八月二十日在馬爾摩立息兵約丹斯二地合成一邦由丹與氏愛脫各派員共理其政侯爵允依丹傳位之例兩地之兵各散歸本土暫為休兵餘事另議氏愛脫院初不允後見其亦尚平安且院中布人主政者以為然遂允之繼而丹人暴斂於斯勒瑞克一千八百五十年荷斯丁東邊起兵攻丹敗於愛次士代脫氏愛脫院乘勢攫取丹之居白爾復於是年七月初二日又立息兵約於倫敦與盟者英俄法布奧瑞典丹此約斯河二地應歸丹屬而行丹政傳祚用丹統九月初氏愛脫院允之其後俄人議謂應傳位於基利斯其母黑辛弗勒得力之妹也一千八百五十二年又會於倫敦五月初八日立約謂是地應屬於丹另立通行制度不妨是邦主之權而未果此約未送氏愛脫院核定故布與不允於是紛紛糾纏至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始有頭緒當兵敗時侯爵行賄於丹願永不背丹遵丹傳祚之例其例應傳母黨而不傳父黨德之皇族奧斯甸保克羅士堡兩族共有十一人俱不能承襲而應襲者在克羅士白克之幼派倘無後嗣則告叻字應襲與俄為同族矣緣此俄人強定之丹議另立通行制度與約諸國促之遂於一

千八百五十五年領行而人多非之斯勒瑞克多德人丹人欲強之習丹語奉丹教德人不服羣謂前定由氏愛脫院與丹各派員其理未冰之先所有政令應歸本邦主自行丹王不從一千八百六十六一兩年丹國頒定度支之冊未與邦主商議丹王仍欲分之為二地遂致勅書於斯丁令自募兵氏愛脫院聞之令繳還勅書請丹國通另議通行制度勅書未還通行制度方議定未經王畫諾而丹王於一千八百六十三年逝世兩地之主基利斯第九入承大統各邦俱令將所定制度先送各邦主閱定後送丹王畫諾丹相不從謂丹王若先送各邦主閱看則將廢王於是丹王畫諾弗勒得力侯立為兩地之主各邦亦無異議與布兩邦謂須遵倫敦之議漢諾威及撒遜二邦附和之各邦心非此四邦而不能違布與相合各邦勢不敵也丹國不願改布與遂欲興兵以救之各邦設會於倫敦以勸和始於一千八百六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氏愛脫院派全權大臣以往丹不從布與之議欲以此二地自屬此二地欲合為一邦推奧斯甸侯為邦主各不相下勸和不成布人與丹人發大軍合以攻丹據斯勒瑞克地四出攻略大陸諸城皆陷圍直縛塔二月卒克之又發海軍攻丹島小口交戰數次亦克之英人出而平難遣使來布請暫停戰議於倫敦論辦二月款卒不成丹人力不支乃俯首求和是年十月三十日盟於維也納願以斯勒瑞克地斯丁魯生布而額三地分歸於布與二邦償兵費惟留士登特拉珀土股不讓欲以保固非烏能也約成未送於氏愛脫議院布以斯丁魯生布而額明係盟邦而恃勢以凌之不商於氏愛脫示氏愛脫之無權此時布欲廢氏愛脫舊院而另立新院與人附和之致氏愛脫院不能永保布而與愚也更改合盟制度之事蓋以日久弊生本應脩改布則乘勢利導因利圖便然亦致費苦心焉撒遜外務大臣弗來耶芬比士脫擬定應改各條謂應立三會以主德政一合盟會二各邦公使會三合盟律堂合盟會者各邦派員每年二次會議一次在南德意志一次在北德意志在南以奧為盟主在北以布為

盟主與布二邦各派三十人他小邦合派六十八人如每年二次合盟會停止則由會派人代理會中之事此人須三國公派一奧一布一合盟之某邦此條布人不從恐小邦專權日甚也公使會者有事方聚聚散皆合盟會主之合盟會命辦事即辦之不命則否合盟律堂者專判會友不和之事與布皆不從奧因向為盟主不願下替遂謂若不與奧為合盟之屬而為合盟保護則從之布因不能逞其乘勢攬權之志遂謂此意違背昔時合盟章程而不能從布之外務大臣康脫本土叨夫於一千八百六十一年即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即同治三月十二日布立通商約請中間各邦入盟而各邦不願布欲強之與布本有互相猜忌之心與人聞有此事思欲乘勢勾引各邦使攜於布遂訂各邦主重議變通合盟章程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即同治八月十六日會各邦主於法郎格岳而德而布王不到此會幾同虛設布王謂所擬章程未經先期送核不便預聞實則其所擬者本不甚妥布王雖到亦未必成其章程內稱治國之權分為五會一狄來克多里會也二非杜拉耳康失爾會也三恩得生白累奧夫代力改正會也四恩得生白累奧夫少之倫士會也五非杜耳亮脫奧夫直士氏士會也狄來克多里會最大由奧布拜三邦又公舉合盟之二邦共五邦派人執掌非杜拉耳康失爾與氏愛脫相仿惟奧布各派三人故前共十七人今共二十一人恩得生白累代力改正共三百人內一百五十八由中間各邦所派又一百五十八人布與分派三年一會率以西五月會於法郎格岳而德悉聽狄來克多里主意非杜耳亮脫應派十四人如某邦主與議院不協憑此律堂公斷惟國王會無所事事所有合盟之事仍聽於狄來克多里等語布王不與聞中間各邦無可如何雖會亦仍無益有芬得福各者拜晏之密尼司得爾也建議脫來耶脫格弗門之法以布與各一人及他小邦合一人共三人主之用各小邦一人者所以防兩大邦專權也又有格倫脫達夫



著書名曰士旦代士盜歐羅比珀來的克司脚曉也其中論治理德國有兩法一為撤遜麥賓恩公之議請各邦聚會一次公舉狄來克多里三人一布一奧一他邦一為撤遜各部而額大之人在氏愛脫之議謂不廢氏愛脫公議然事權宜歸一人主持但此各說皆空言無補未有成效不足為典要云

第四篇 布奧啓衅改士屯及巴拉加立約

中間各小邦權力微弱布兵有戰必克於是布主思乘威方以修改盟章程攬權便已奧之勢力雖尚足以相抗但行事愚而且遲坐令布終得逞其志而無所顧慮與人明知布人之意欲斥之於德國之外且知所建三人共治之議布必不從於是既欲免布之見斥又欲減氏愛脫院之權俾無定見中間各邦思立一會令布與平權而卒不成蓋知布奧各不肯降心相從以利各邦也當布奧合攻丹國之役亦以事勢所迫不得不然並非同心合力終不能同歸於好後之禍端蓋即自此役促之一國三公吾誰適從亂之所兆况為政而不但意見紛歧又將藉以別生枝節于布意必欲各邦附從俾思麥持之甚力奧欲北境各邦皆聽己指揮以擾布斯勒瑞克及荷斯丁兩地欲合成一邦附於合盟不聽布奧指揮三人三意不相和協互相猜忌欲免於戰難矣斯勒及荷斯及魯生之地若依傳位舊例向歸父黨應由奧斯甸堡侯承襲若依倫敦之議應由王基利斯兼襲其地即合於丹今丹國既兵敗地割則奧斯甸堡侯當龍謂倫敦議不當遵亦應與斯甸堡侯承襲不應布奧自取况荷魯兩邦本列合盟之內斯勒雖不列合盟而合於荷亦仍歸於合盟皆係同盟友邦而非布奧之效隸然布之私計則決不肯留一小邦於北境恐如中間各邦之助奧而來相仇奧則恐布兼併此地據有海疆受其鈐制兩國各懷私見奧又忘其前言遂謂倘奧斯甸堡侯為邦主則不准其設議院至一千八百六十五年<sup>即同治</sup>八月十四日布奧約廢奧斯甸堡侯而分取其地布取斯勒瑞克與取荷斯丁而魯生布而頭亦屬於布布貼繳他拉二百五

十萬於奧溪耳海口遂為布之海軍準頭其爾倫止白克砲臺歸布與公轄俾恩卷王其議因以為功遂得子爵之封民皆大怨蓋斯勒及荷斯二地前恐被丹國所強分而求助布與今分之者乃非丹而即係布奧良可慨也布派將軍孟台甫為斯勒瑞克總督以安撫其民民卒不附奧派將軍噶白倫士以安撫荷斯丁之民民皆大悅當時氏愛脫議仍謂此兩地應相合為一邦而奉奧斯甸堡侯為邦主布乃恨之一千八百六十六年<sup>即同治</sup>正月聚議於阿耳吐那將軍噶白倫士從氏愛脫之議奧人皆從之俾恩卷致書於奧外部們士叨甫云奧之所為不利於布若不從圖將啟兵端們士叨甫答書曰我奧為所當為布人不得獨取兩地於是兩邦既有違言皆預備開衅奧王函令中間各邦以第七八九十隊之兵相助布王亦函致各邦告以奧將侵我計將何出各邦復云須請氏愛脫議之布人不願用兵請以斯勒瑞克及荷斯丁二地北屬布而南屬奧奧人不允於是各國紛紛勸和由英法俄致書於柏林維也納弗洛倫士法郎格法而德一議此三地二議威尼地三議合盟章程布及義大利及氏愛脫院皆願與會奧人云先能允數事我即與會布邦不得加增尺寸威尼地本為奧屬不得讓與他人於是英法俄束手不能再勸奧人遂令斯勒瑞克荷斯丁兩地之議院議之布人大恨因將改士屯約內未經宣布之款揭明之約曰凡日後有關斯勒及荷斯兩地之事必須布與會議今奧人之舉實背此約遂即舉兵飭將軍孟台甫以兵入荷斯丁當道兵特示諭荷民云准兩地相會設一議院奧將軍噶白倫士兵寡不支遂由漢諾威退回奧境布遂派文官入治荷斯丁與告之氏愛脫謂布非心盟約今須另派大將軍管領德兵以攻布云云其背約一語實所不解因斯勒及荷斯之事不涉於德國雖云合盟約有兩邦不和須請取邦公議但因奧背改士屯約故布兵入荷實未背合盟約也須另派大將軍管領德兵以攻布一語實實背約矣夫德兵雖可代德國內之一邦但不可因兩邦相仇而擅動况合盟首某盟邦相仇奧之背約不待言

而明凡有一邦背約應令德國之氏愛脫公議議定應遵再不遵再議之令借全德之兵以仇同盟之邦已背非杜耳愛脫條例之第十一及二十條又背維也納所定番納耳愛克脫之五十四及六十三條矣氏愛脫議院尚右奧而左布是年六月十四日議員中九人從奧所請六人不從於是布之執政德沙非克尼謂如此偏袒必出於戰既不遵盟約即宜廢散氏愛脫遂出議院乃致函各邦重議會盟而別去奧人及魯生布而額北以布為盟主南以拜晏為盟主乃設德國議院有五萬至十萬人舉一議董各邦之關稅商務章程一律辦理北海波羅海之海軍皆布王主之當時各邦不允然日後北德意志章程實盼於此未戰之先知必除舊布新也布人雖出而氏愛脫尚未散惟小邦漸換不能久延七月十四日移於奧克士白克至八月二十五日而氏愛脫全散後來德國人阿恩德之論曰是時并合盟之名亦歸烏有矣蓋合盟本非人所樂從因別無善法不得不為耳此大散氏愛脫院與前次之散無異皆因人心之不一議員或不明時事或有意解散而然也在昔氏愛脫國有利益嗣後承平人皆謂其有功而實不然蓋以運會相逢耳湖自拿破侖敗後各國咸願休息如病初愈必得安靜保養南邊西邊兵事不波及於合盟各邦者蓋布奧之功也氏愛脫院無與焉試觀一千八百四十八年之亂氏愛脫院幾如紙窗之不勝風雨賴有布奧之相助耳至是而不得不戰皆持滿審固莫肯先發布人謀深慮密先陰約義大利相助改章及助援兵義使高文於三月初旬陰來柏林密定相助三月以威尼斯酬之約於四月初八日畫諾而各邦不知之於是布人乃函致漢諾威撒遜黑辛云奧將伐我貴邦應與敵邦交好共改新章否則將悉索敵賦以從事限一周日函復三邦復函皆不從蓋布之為此恫喝之詞欲實知其助與助布不聽其局外觀望也布遂整旅而出時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即同治五年夏布急發兵三十八萬大砲八百六十尊分三路以進義大利亦發兵二十五萬助戰六月布軍攻漢諾威取之進入撒遜先是奧使臣左法郎

格岳而德聞布人致三邦之函即宣言曰布若伐此三邦奧必援之故布兵既出即防夾襲遂另調西里刺之兵二軍至波希米嶺襲奧是時德國之列邦模令布而額水林阿爾敦布爾額安阿而得夫各洛以斯安阿而得立貝及伯磊門律百克昂布爾三城皆率師以從惟布倫帥額模令布而額錫持利子雖從布議而不願以兵從奧人發兵四十萬分二路迎戰與布軍二十萬遇於基亭面易北河列陣奧將伯涅特吉率兵至利巴據古里母堡邀之七月三日布軍乘曉霧進與軍開砲轟擊自卯至午布兵避入林中陷於淖伐木縱橫以為遮蔽奧人猛擊飛丸雨下布兵傷亡甚多幾不支幸太子弗勒得力維廉率砲軍至連發數百出奧兵潰亂退據多瓦布將比爾勒兒以孤軍追擊奪古里母堡奮進陣亡奧軍棄利巴而逃布軍砲擊殺傷奧兵無算布王親督騎兵長驅猛追相臣俾恩麥巡視戰地雍容自如人服其雅度是役也兩軍聚會者四十二萬布獲奧兵二萬大斫七火砲一百六十死屍山積流血成渠漢諾威兵被圍黑辛王被囚於士旦丁撒遜兵亦敗於扣尼希格拉止南各邦盡潰布軍乘勝越波希米將驅入維也納局外各國咸作壁上觀奧人大恐黜伯涅特吉以亞弗勒得代之收拾潰卒急召回成義大里之兵以圖背城借一並遣使布軍請停戰布王不准乃求法人居中講解布王允之七月二十六日在尼科爾白克訂暫息兵約尋退兵八月二十三日在巴拉如府立永好約奧償兵費銀三千萬圓並以盟主讓於布王漢諾威黑辛早堡拿騷等邦皆屬於布撤遜亦願服於布約成仍和好如初奧人另以一地送法以酬其勸和之力是戰自始至終共四十九日而罷布獲全勝而義大利之軍海陸俱敗布人仍不失信以威尼斯地如約歸義而布之拓地則甚廣矣其疆域北自波羅海南至蘇德的山及緬河為界人皆忌其貪而善布者則謂布人不憚勞民傷財以求合併德國自應據其土地增其權利不得謂之貪也漢諾威黑辛拿騷素梗布議如阻人行路自當掃除而去之其并入布亦宜撤遜願為藩服未遭吞并至是而梗

議畫去卒成合盟之德國焉

第五篇 聯合各邦立北德合盟

尼科爾白克之停兵約與願立於合盟之外德分為南北不啻鴻溝之界布為北德盟主夙願已償所有南邦與北德交涉照外國之例載於巴拉加約第十條當時別邦與布亦有條約巴拉加約中布地共增一千三百零八萬買耳增民四百八十一萬五千蓋漢諾威黑辛衣來託里法郎格岳而德皆入於布也六月十四日將戰布王宣言曰敝邦幸而戰勝應散去合盟重訂新章漢諾威等皆隸字下不作同盟各國俱尤之故戰勝之後而踐其前言也前年丹國分歸於布奧之斯勒及荷斯二地至是全入於布其奧斯甸堡侯為邦主之說作為罷論載於巴拉加約第五款但斯勒北邊之民如願屬丹者聽之各邦使臣於十二月十五日會於柏林憑一千八百四十九年法郎格岳而德之定章重設巴力門院巴力門由各邦公舉故咸以為然但數邦略欲更改方可合意並議設立巴力門院後請院中以六月初十日布人在氏愛脫之論為底稿而訂議之其意以各邦合力禦侮而無妨於自主之權為主各邦使臣議之數月始定乃於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二月十二日始行舉與有德國人著書云自一千八百年至今為第一次由凡民公舉而不由舉主推舉所舉二百九十七人內有一百九十三人為布之舊地所舉四十三人為布之新地魯生布而額等處所舉六十一人為北合盟各邦所舉是年六月十四日布王設巴力門院於大玉宮之白殿德語名爾來布他哈以六月初十日布人在氏愛脫之論為底稿開議新章限一年議定議董有兩黨一曰福士昔里脫帕台譯言前進黨一曰乃生乃爾勤白羅帕台譯言公黨前進黨謂各邦之所以合成北德國者因各有自主之權公黨謂各邦所以有自主之權者因其能合成德國所有新章由爾來布他哈議院擬稿旋以一年之期將滿且定稿後高須由二十二邦畫諾又須以合盟告於各國故

各邦催促速擬於是趕速擬成是者二百三十人否者五十三人遂定斷可行其內所改者一為每民百中抽一人充兵二為兵制十年一換改作五年一換俾思來不九而議董謂惟兵制總須五年一換亦即准行各邦畫諾七月初一日頒行此新章之行大有關係昔時合盟各邦情渙而力弱今則情聚而力強昔名士他登本得今名本得士他登昔用氏愛脫強民服從今用巴力門任民公舉權足以議政勢足以經武昔時無益而受累今則資錢在手兵權歸一布與相爭所起弊政革除淨盡中間各邦間有立異今已整齊畫一拜晏威而顛白而額巴敦亦無梗議漢諾威黑辛替如郡縣撤遜則服屬為附庸雖尼科爾士白克之停兵約及巴拉加約俱稱南各邦應與北盟相合保自成盟邦之權然僅能相助以禦外國之侮及關稅一律至於合為一盟則非所願故終成虛語布人之意以南邦向來從奧不願與合奧人則意存姑息亦不願南邦之合於北盟且南北各邦本痛癢不相關勢亦難合法國則欲其各為自立以冀南北平權巴拉加和約中有云他國與南邦戰時布人應助之但未宣布於他邦至魯生布而額人詰問之始刊行焉拜晏威而顛白而額雖願相合而不願布主處高位亦願同戰同守而不願照撤遜之為附庸拜威二邦治兵之法皆仿布制子爵包士脫致函駐柏林之奧公使云巴拉加約第四條中載南北相合必勢弱而受虧今若相合則與此條不符矣云云故相合之事尚難行也

黑辛之地跨於們河之南北形勢其奇既與布立約以其軍政譯局電報隸於布而下議院又請以其邦全入北盟會上院不從巴敦亦願入北盟會而不敢倡議可知南北各邦今雖有不能相合之勢然日後如有要事終必相合也各省被布吞并雖有不服而懼於威權卒不能釀禍然廢省滅邦在昔所僅見人皆駭異乃立會於漢諾威欲舉義師恢復舊物布王擒治之多遁入法國於是布人銳意講武盡人充兵厚歛充饑民皆苦之蓋兵勝於外義強於內民受其累不堪奔命矣前入皆謂合盟則成大國而民安樂

今始知其辭回思昔日輕繇薄賦感慨係之故轉徙他國者日多民為邦本本國邦甯无應設法以維繫之也當時以魯生布而額之事幾釀大禍初維也納立約時以魯地與荷蘭而尚留一隅未之與因魯為合盟之一邦都會骨砲臺城向有布兵守之迨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即同治之戰魯滅而屬於荷荷見法強欲求好於法允法之請以魯舊法將及垂成乃若於各國德有違言謂魯本盟邦不可售於法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五月於倫敦論及之議以五大國保魯地為局外西民仍屬荷廢其砲臺遣回布兵但關稅章程仍與盟邦相合商務亦入合盟商會餘政聽其自主又荷屬之律百克昔為盟邦今亦否矣因風俗意念種類皆異於德也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四十九日之戰以後北盟邦人以魯生布而額之故於是思深慮遠整頓合盟新章民議院各議董皆在院專心辦事又多立國會自縱論及印新聞之權平黨亦由此而盛是年二月民議院有議董拉士蓋倡言准巴敦人來院巴敦人亦願之俾思安謂為無益而不許因巴敦最信北盟欲留之以說南邦也布法之戰為時未久起釁之由論有頗多不必詳述當交戰時南邦遣使至威尼斯議欲入盟蓋見布已戰勝而欲藉其庇護亦人情之常也於是拜晏王尊布王為德皇布王感之遂以拜晏列各邦上布邦下以酬之拜晏雖倡此說而自覺為難乃於一千八百七十年即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訂定送合盟政府覆議三占從二民議院亦從之布王遂稱德皇而稱北盟邦為北德意志國派議員三千至威勒士恭上德皇冕於布王於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即同治正月八日登極以盟約之稿送南邦觀之皆願悅焉巴敦黑辛威而顛白而額已於正月前畫押拜晏則正月二十九日畫押二月初一日頒行一千八百七十年三月二十二日布王諭開新議院用一千八百六十九年之例以舉議董條例之有關於合盟自主者須彙集之是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為一次與拜晏立約是月十五日為二次與巴敦黑辛

立約是月二十五日為三次巴敦黑辛北盟邦與威而顛白而額立約所有德國制度及德國辦事章程由律例大臣主稿送議院及德政府核議皆允之遂於四月十六日頒行德國制度已定可以經久不渝所謂前事之敗後事之師前車之覆後車之鑒同病相憐同志相求相得益彰固非虛語一千八百十五年即嘉慶初議設民愛脫事際急難迫不得已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即道光二十八年初議設民議院空談圖妙並無實際此次之盟在事之人才幹既廣閱歷又深盡心竭力認定本旨故能興有益之政除疑貳之弊泛應曲當各得其所矣昔時兩邦爭長流弊多端今皆可免布為巨擘肩任軍國大政風所蘊蓄者皆得發舒施行但秉鈞者尚有掣肘因有二人意見不同將啟爭端今方伊始也蓋世道之險日甚一日雖今時國政其妥辦事甚公試問秉鈞者能永保後來繼起之人無所間斷乎能永保國祚於無疆乎蓋治亂興亡謀於人而成於天中外交莫不同慨也

第六篇 合盟新章

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即同治六年之合盟乃合眾邦而為一國事權專一掌權者有三一布王既為合盟共主亦為大將軍二盟邦政府有四十三人係二十二邦公選三爾來希他哈議院此院辦事之人皆民所徑舉凡民可舉人亦可被人所舉各邦既盟不能逾盟遵守合盟之例更重於本邦之律某邦如有新例違背盟律者決不准行新例有當於理則採入盟律方可通行如布之軍律稅例多通行於各邦也以一邦論皆無全權布邦亦然惟本邦之政仍可自主無論某邦雖可自改其君政民政之制然合盟中以為有礙大局則不能改如某邦以地界同盟之一邦或以政權界盟外之國皆合盟章程所不准也各邦之民准其互相遷徙既到是邦置業經商與土著無異此乃一千八百七十年即同治六年六月初六日續定之例亦與盟律相符凡民人年歲已至充兵之期即在所居之邦充兵惟自起之義兵可在何邦充之設甲

邦之民移于乙邦而產業仍在甲邦者只納甲邦之稅若并產業移去或本無產業者即在所居之乙邦納稅此像是年五月十三日所定之例合盟新章民權增大民人可以任意移居隨在可以呈稟可以印新聞可以設製造大廠可以招集公司從前之律但混說民權國家之准予民權與否尚在未必有民議院可以保之從前民欲遷居必先問所往之邦能否收留耗費甚多今則毫無阻滯而不准收留者有三一為被逐之罪人二為瘋顛癡瘖不能自食其力之人三為曾受本邦贍養之人是也又移居結親之例不通行於拜晏合盟新章共七十九款分十五篇一篇世界二篇盟法三篇政府四篇盟主五篇議院六篇關稅商務七篇鐵路八篇信局電報九篇海軍章程十篇派設領事章程十一篇陸軍章程十二篇出入款項十三篇各邦不和之罰十四篇總結各事十五篇南北各邦相待之道凡有權之三處皆有立法之權一能改合盟章程二能改兵制三能添改領事四能改信局電報五能改各邦商務及各邦與他國之商務及駕駛章程旗式章程民人遷移六能改合盟進款即關稅及本地貨稅昭愛克士賽司定稅名代克脫台脫司即地丁等稅銀號章程鑄錢印鈔

布王為盟主亦為海陸兵馬大將軍可以不允他人所議之章程如他人所議章程有關海陸軍政及關稅貨稅而難行者可以授意政府首領駁之蓋政府議事甚秘布王授意時他人不知也如其事經政府議院議定則布王雖必允之而可令布邦所派在政府之十七員不允或令議院暫停或全散議院政府首領由盟主派委政府倘議定應罰某邦布王必允之每年開閉議院日期皆布王主之由他國觀德國其權在布王一人派委公使領事皆布王主之今各邦尚有派使及收使者如布邦有派使各邦各邦有派使布邦實非應有之權布邦亦可與盟外之國立和約惟須由德國政府首領畫諾有關於大局者政府議院連三占從二之例無關於大局者遵善均從眾之例議定未押先送政府閱定再由爾來他希哈

議院核議均以為可然後請盟主畫諾凡各邦欲立約而不礙合盟者亦可行布王能以合盟之名用兵於他國北德合盟之政令及聯絡德皇與政府又調護德皇發政施令不違合盟之例皆政府首領之責成所有律例除海陸兵制外皆首領所定首領所掌係合盟各邦之大局若一邦之事則非其職矣今之首領即布之首相所以可將首領事權管理布邦之政各邦人皆可為首領不必定是布人政府之權固無限制而德國名士爾里內云首領之職掌亦無限制隨時自己酌定非有律例之可遵事或未經首領畫諾而辦理不妥或政府人員舞弊首領皆不任其咎首領有衙署有相助辦事之總辦一員司官四員副司官四員又有文案筆人以分管政府之信局電報領事關稅及行政府議院所定之例又兼管商務近年漸侵商務所定合同之權矣自一千八百七十年即同治九年正月初五日起布之外部改稱德國外部屬於合盟政府從前布外部堂官改稱德國外部大臣又各邦派人到外部辦公者稱合盟外部公使德國使臣之印信用鷹而旁注北德合盟國力該生譯即出使大臣今皆德國給發新費

合盟政府係新創之制本有立法而兼行政之權內共四十三人由各邦派來仍奉派來之本邦調度各邦所派人數布十七人撤遜四人模令布而額二人布倫帥額二人其餘十八邦每邦一人凡有會議之事每人須答或是或非布之十七人須同曰是或同曰非不得或是或非他邦不止一人者仿此惟布人最多能不允所定之律故今定為三占從二布遂不能強小邦以相從凡政府所定之律而一邦可不認者有三一其邦未派人二派人未與議三所派之人未請本邦示然已未請示無從查究以本邦之相臣畫諾為據如此則所派之人責任較輕矣邦主與合盟政府之允否本邦議院不能預聞凡各邦所派入政府之人其應得之榮利與各國使臣同布人講公法者曰人云布在德國政府未有大權其實不然蓋各邦欲有更章無論允者多寡首領不允即不能行也各邦所派之人及政府首領可到爾來布他哈議

院述本邦之意然議院不能強之使來政府大權實能包括一切如章程有關國政者須將議稿先送政府議允然後畫諾交犯通商駁船章程則先送議院議允再送政府議允畫諾政府又須察看盟內各邦有無糾誤及德國所收經費之數又掌委派領事等官之點陟至論執法之三大權則有限制因當初未定各邦通行律例也一千八百七十年春始刊行各邦犯國法之律但私法及控告章程迄今尚未論及律百克有大律堂係政府所設專治違背合盟之罪設同盟中兩邦有爭論可訴諸政府政府派律堂之員議斷之其權仍屬政府相爭之邦兩造亦可舉人與之共議又一千八百六十九年在來伯昔士專設一商律律堂兼管駁船章程與英海部律堂相似院中司員多人皆德國給以俸薪交犯章程凡犯大罪而逃往盟中各邦均須所在之邦交出惟其所犯係國法而非私法或其人在官報館主筆此二者邦主不能提索須政府提之政府之權能令其邦定人死罪

政府各員分為七司一管陸軍及砲臺一管海軍一管關稅一管商務一管鐵路信局電報一管刑律一管戶籍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二月初七日布與撤遜立約陸軍司中必各用撤邦大臣一員其餘五司皆政府自派據合盟原約此七司均以布人為班首每司內至少須有他邦所派者二人不能全用布人每邦無論派人若干而每司中每邦只用一人每年開政府時推舉之舊舉者亦可再舉每年政府既開七司仍可議事此七司皆兼議法行政之權凡有政事上可勸君相照准下可察僚屬遵辦

一千八百六十九年爾來布他哈議院有欲請政府分設各部而亦有不欲分設者因恐分設各部則奪政府之權或政府奪各部之權也議久不決相臣俾思麥云總於政府為要分部則權分而合盟章程不能持久總於政府則政府首領握其要分設各部則與英國之上院相似矣人皆謂俾相欲攬權兼耶非耶不得而知之然小邦派人在政府尚有專權設各邦之人同心合意亦可分政府首領之權也分設各

部而人皆布所派則布權更大矣蓋德國不能與他國設部比較因情形不同也政府七司各有專責以平等視各邦非獨厚於布也况合盟章程非一朝一夕所定皆各邦議院從長酌定者也

爾來布他哈議院二百九十七人皆民間徑舉布二百三十五人撤遜二十三人北黑平三人模令而而額水林三人撤遜外林文生納三人阿而敦布而額三人布倫帥額三人漢倍克三人撤遜麥賓恩二人撤遜各部而額二人其餘各邦俱一人每年開院一次三年任滿其舉人之例係一千八百六十九年五月三十一日所定迄今未改各邦先分十萬人為一邑得舉一人如奇零五萬以上者亦作一邑亦舉一人其邦如不滿十萬人亦舉一人昔北德國內有七邦俱不及十萬人又分鄉以便於舉人分鄉分邑皆政應所掌英國有專管舉主冊檔之員德國則否必將舉主登冊與眾議董觀之限八日將不應作舉

主駁去北德國人年二十五歲以下居住舉邑之內者可為舉主在營之武員及有保父之人乞丐欠債倒帳者不能為舉主北德國人二十五歲以外無論在何邦居住滿一年或他國人入德國籍者亦照此例皆可為人所舉作議董無論所住何邑可以舉他邑之人在營之武員及有職掌人員不可舉非現任而但領恩俸者亦可舉因德民人深知國政者不多宜用此等人為解事也現任者入舉則派員署其缺署員之俸由公款支給抑本人自給尚無定章爾來布他哈議董或充德官或充布官則開去議董致議董更不能作政府之員議董之俸及來往柏林之路費迄今尚未准給凡不能作舉主者亦不能被人所舉議董聚散皆布王之政府亦能請布王散之若欲重聚則預傳各董於六日內齊集九日內開議合盟約第二十八條載議事以善均從眾然議董亦須有過半到院到院人數未及半但可議而不可定其或是否用站立或報已名以辦之首領一人副領二人記董八人皆議董自舉只充一年次年再舉如新舉議董到院先暫為首領等職四禮拜後再舉實任大約擇從前在議院最久者先暫充之倘下年未

舉定則仍上年之舊待舉定後易之首領同於英國下議院士批克之職但士批克過議董分班可以入班內共議而首領則否首領不到院副領代之記所議者用簡寫法應明日續議者明日將所記者宣誦之議院內皆公語人人可聽有應密議者須十人酌定或首領另訂即不准他人旁聽其定是否是者起立或按名答之議董分作七班拈闈以定歸入何班已舉定分班後而有人以為不應作議董者准於十日之內陳於議院惟首領及政府大臣同閱而定斷所陳之准駁分班之後再在各班中公舉各項採訪使名曰康密氏士一分派逐日應議各事之次序二考核民間呈詞三考核農圃工商情形四考核各進款即賦稅關稅等五考核律法六考核各項出款凡院內有疑事即請採訪使考核確實而後再議凡充採訪使者亦可請採訪使商辦採訪使令書吏記錄前次未定之事及訪得情形印出分送各議董及政府議院所議者一由政府交議一由議院條陳類議董十五人書押然後送進一由民間條陳凡此三者到院皆一面印發於各議董三日後到院宣誦第一次乃將天略開議不能駁回初次宣誦後如須另行考核者由採訪使內選出數人將一切情形採訪考核確實記錄送院印出分送各議董次日到院宣誦第二次又二日到院宣誦第三次如三次無人出而辯駁則用善均從眾之例定斷而呈於政府復議如其議遂著為律惟南邦如欲入盟或各邦主與本邦議董不合此二事皆非民院所能辦必由政府會商矣阿爾敦布而額布倫帥額模令布而額撒遊阿理廷部而額撒遊各部而額大等邦之事大約政府交議者居多此自然之道因德政府各員人本勤慎且較議董能明白事理也南邦如欲入盟經政府核議善均從眾不如他事之必三占從二也然仍候德皇之命如議董謂政府某事不然須寫出節略有三十人簽字呈於首領轉呈政府仍發議院示定日期政府派員到院辯論聽各議董善均從眾以定行否議董在開院期內苟非殺人留血迹可證者有司不得拿治然議院中不願保者仍可拿治之議董在院

無論陳說何事刑部不能阻止蓋西國議董本有此大權也

一千八百六十六年戰事之後信局電報亦皆歸併德國從前十八邦信局皆親王透恩太克賽士所管其後全售於布計九百萬馬克唯撒遜一邦模令布而額兩邦布倫帥額一邦有派信局人員之權他邦皆布王所派電報之權皆布王掌之雖電報信局之章程政府及議董可以同議而仍歸德君主辦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十一月初二日定各國通行信局章程信局各員皆德國所派信局與別國所訂之約亦德君主之電報信局所餘之款存作公用初時各他邦有出多入少出入多之異以一千八百六十一千起每五年計算而記其數多入之邦酌減其應繳之數此法僅行八年即廢今已全歸公用矣鐵路之權布人亦常思收攬而尚未成各邦所用權量皆較準一律無有參差德國款項皆政府及爾來希他哈所定但各邦自出之物非政府及爾來希他哈議董所得干預總白蘭地酒皮酒烟等稅惟德國可以定之次年應支各款經爾來希他哈政府議定仍由政府首領查察如不敷支款再由爾來希他哈籌商增徵軍營用款由兵部海部列冊送爾來希他哈核議不能駁減軍中每人每年需用六百七十五馬克武官俸及器械皆在內照合盟章程六十二條軍需款二萬二千三百萬零二百馬克即一千一百十五萬零十英鎊以六百七十五計之應養兵二十九萬九千七百零四名此款自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七月初一日至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每年之數軍務亦平尚當更改

合盟進款一關稅中抽出數分如未過關之烟糖皮酒火酒等之稅皆抽之二合盟之屬地在海關會之外者其稅全歸合盟收取三各邦信局免換印花之稅四信局電報之餘利五商人繳於律堂訟費六領事官所收商人之貼款七上款不足各邦公攤以補之大約每年藉各邦公攤者三分之一以各邦民數之多寡分攤然不甚公平地大民多而貧者受虧地小民少而富者便宜伯磊門有民十萬人其富透里

所排拉司亦民十萬人甚貧而攤款同不公平也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借國債三千萬馬克歸布邦掌國債者經理政府首領及議院派七人監督之每年開列出款交於政府及議院以上皆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合盟章程也是年釐定稅則合盟二十四邦公同酌定原議行用十二年及有戰事而又改矣然新章未定之時猶用舊則但就北日耳曼而論本可不改就南北交情與前不同論之則又應改而改章頗亦不易各邦於夏季派員會議將章程送各邦執政核發之各邦議院議定各邦議院所駁者不過二三條然各有會議之權不能不送請核議緣是往復延遲又有善均而無取可從故延之又久也未戰之前法即格岳而德之權與布相均及戰後關稅商務俱歸政府及爾來希他哈議院掌管故從前稅則不得不改如仍用舊法則南邦在關稅會中者不能曲從北邦之便於是於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六月俾相請各邦會議於柏林立商部及商會係與政府及議院相對一掌國政一掌商政商部商會之人即政府及爾來希他哈之人而另添南邦派出之人掌關稅之權者有三一為德君一為商部大臣一為商會如改關稅新律則應由商部及商會允准而行但從前已定之舊律非商部及商會所能改惟德君能改之所定關稅新律無庸送各邦議院核定此新律如政府及商會及德君不欲改則行至一千八百七十七年歲底為限所定之約章律例諭旨歸各邦自印頒行而商會可察其頒行與否此商部與政府似同而有別商部首領即布王商部尚書及掌稅大員皆布王所派有阻人變更成法及開院停院散院之權德商部之事即德政府之員兼辦原有北邦之四十三人加以南邦拜晏六人威而顛白而額四人巴敦三人南黑辛二人共五十八人內從布員中選出一員為總辦不必定是相臣及議院首領也德商部之權與德政府相埒可以往商會中觀聽每年會一次當商會聚時亦聚之凡有關於商務者須由該部核准凡欲與會外他國立商務及駁船條約不經該部允准雖德君亦不能專主凡有新律由該部頒發各邦遵行

商會議董之或散或聚皆該部與德君主之所議之事善均從眾德政府內另有掌賦稅之司所掌之事分三宗一商務一稅務一報銷每宗由各邦各派送一人由政府委辦從前北日耳曼亦如此辦理後來新立德國仍循此例商會議董即用爾來希他哈之議董又另添南各邦八十五人內拜晏四十八人威而顛白而額十七人巴敦十四人南黑辛六人亦皆不支俸各邦應舉人之地界常有相爭巴敦仍照一千八百四十九年所定之例各邦舉人之例甚嚴南邦不肯派北邦之人充議董此與定律不符蓋定律謂南北不分畛域也此會非每年一次有事則聚之德國政府人三分之一以為欲歸商會議者則聚之不能充爾來希他哈之人亦不能充商會議董兩議院大同小異所異者商會不派康密氏士而已海關之糖鹽烟稅按南北各邦民數多寡分派之火酒皮酒稅在南各邦較之北各邦有輕有重不能合計各邦稅員皆各邦自派而聽德國調度一千八百六十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所定關稅之例及主論合訂名為德國合盟稅則於一千八百七十年十月初一日由首相頒行另有關稅刑律印成全書一千八百七十年南各邦合入北德合盟新盟各邦內有君政者二十二邦民政者三邦又有一省係德君主政凡有諭令不但德君畫諾且須首相書諾倘有錯悞惟首相是問自一千八百七十三年正月初一日始有君民相約之法亦由德國議院准頒行是年之後是有亦舉議董入爾來希他哈惟德國政府仍無是省所派之人固不作為邦也

南北合盟一以保衛土地奉行律例一以保護民人培植蕃盛權在德君及政府及爾來希他哈此三者之事與舊北德國相仿德君即布王布王如何傳位即德君亦因之其位世及必在荷恩初良朝傳子不傳女立長不立少立父族不立母族惟德國倘立幼主不能親政如何辦事布爾里內所訂德國政例中未經論及而布邦向有幼主不能親政應派人攝政之例故攝政之人但能治布而不能兼德若另派



一人攝德政又與合盟例不符倘後日有此當由議院及政府定議矣今德君之權與舊北德國略同惟稍異者有二一舊北德國君操戰事之權今須由政府議准方能行戰又爾來希他哈亦能給糧饌以阻止戰事但此不過為旁權一舊北德國君可便宜行事今須由政府議准方行其餘各權與前仍同政府中如南各邦共十六人內拜晏六人威而顛白而額四人巴教三人南黑辛三人與一千八百六十七年之例稍異其在政府議事亦與前有異如有不涉全德國而與數邦關係者但由此數邦之人議之從前之例三占從二今已改為關係大局之事有十四人不允即不可行德政府人已加而布仍十七人增布權而無庸增人首領如未到政府則拜晏到政府各人中揀出一人代作首領政府中軍政司內掌兵丁砲臺者除德君所派之外常有拜晏所派一人一千八百七十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與拜晏立約於政府中立外務司皆用撤遜威而顛白而額之人其總辦用拜晏人凡與外國公使交涉皆政府外務司主之然卒未辦成政府今有訂定章程令德人遵照之權從前此權在德君今歸於政府政府與議院俱有立法之權又掌印新聞紙並會之事由此觀之德君之權減於前矣今爾來希他哈議董共三百九十七人其中如愛爾省委員十人各邦議董布仍二百三十五人外拜晏四十八人撤遜仍二十三人加威而顛白而額十七人如巴教十四人如南黑辛九人其餘各邦仍舊其舉人之法照一千八百六十九年正月三十一日之例開院停院散院及如何辦事如何分班及分班所辦之事舉首領及所議為是為否一切章程與從前北德國議院相同凡事之止關係數邦者但令數邦人議之又與政府相同德國人可任創一議請議院遞於政府如議院肯為轉遞則德民之隱可以上達於政府矣

首相職掌一凡德國交涉大事外部不敢任者皆取決於首相二政府所議之事皆首相主稿三專掌通商之事四北德國及巴教黑辛之信局電報皆其所掌惟拜晏威而顛白而額之信局電報仍由本邦自

管德國合盟律第五十二條云信局電報驛崇皆政府所掌惟拜晏威而顛白而額之內地信局電報在本邦及鄰邦來往者本邦自掌其與外國通信者亦政府所掌載在一千八百六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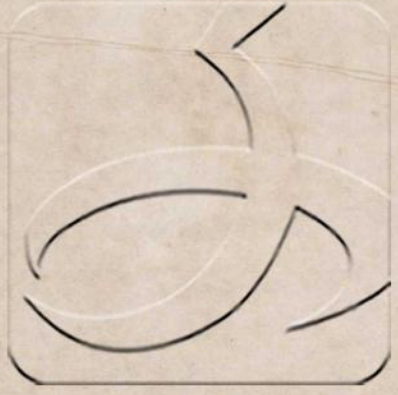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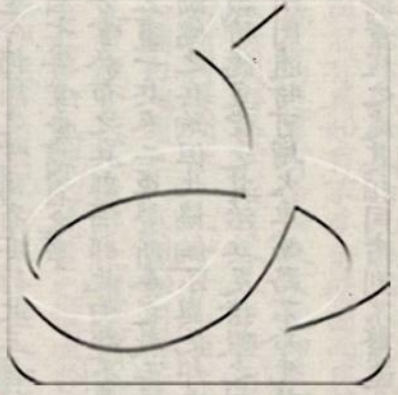
日信局約章之中此二邦信電之費歸本邦收用不似他邦之分撥於合盟德國亦可與鄰近小邦立通信之約但不能與外國立約五掌度支國債賦稅國債皆海軍陸軍之經費及布法之役所借之款首相監督其事有幫辦六人專掌之內三人為政府所派三人為爾來希他哈所派六掌從前賦稅會之事今南北已合此會遂廢而并入於政府及爾來希他哈矣惟一千八百六十九年七月初一日及一千八百七十年十月初一日稅則刑律至今仍用之愛爾省亦行此三種律例惟拜晏威而顛白而額巴教三邦可自稅其本邦自造之火酒皮酒七專掌愛爾省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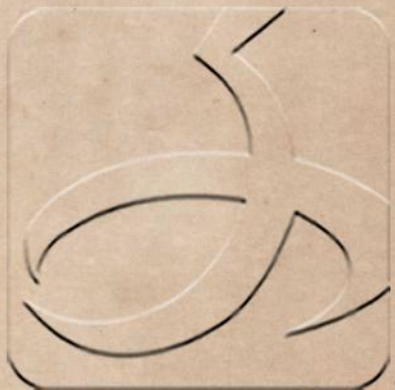
各邦之陸軍海軍除拜晏外皆分掌於布之兵部海部此兩部不屬於德德之兵政係政府中兵司所掌威而顛白制與布相同所異者三事一兵衣二軍營所奉之教三軍中刑律其兵自成一軍亦歸德君管轄拜晏每年應繳兵餉若干以協德之兵餉但此協餉不與他邦之款相合而為另款應作何用仍由拜晏自主平時之兵邦主自掌之戰時德皇掌之其治兵及槍礮之制皆與德一律德國火車有關於兵事者皆政府掌之設德國因兵事所用隨時可增火車鐵路不必先請該邦主允准拜晏向來自掌其火車之政凡涉兵事亦歸政府掌管

以上略述合盟新章所異於昔時章程之處其相同者則不贅述今與昔比君權較減政府之權較增布邦在政府中之權則與前相同拜晏威而顛二邦另有特權但恐不能常保後將漸替矣

德國制度甚奇者德君之權有時無限有時有限盟內皆自主之邦其權雖有歸於德君者而各邦主尚有無限之權有責任最大之首相前已總論之有政府府中人員係各邦派來其所掌之行政與立法二

事他人不能考其是否也因係各邦專派所行之事不必稟命於本邦之議院有爾來希他哈舉人之法其寬其權則小於歐洲他國此其大略也至德國將來究竟如何亦莫得而預揣焉





70036421

